

中宗大王實錄

第十三之四

0194209

ms. 11



194209

昭和 6. 8. 2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十三

六年大明正德六年正月壬子朔

上率百官行望闕禮因賀

大妃殿平明

受本朝賀禮禮訖會二品以上及經筵官入直諸將于殿庭賜酒樂○

臺諫啓廢寺撤取人推鞠事具壽永金貞幹申壽麟事又啓曰掌樂院

僉正任浩前為延安府使時以不廉被駁後為价川郡守以不出解由

還授京職不出解由者例當置散今不可為本職朴兼仁前為海州教

授時多行不義以致物議教授微官猶且如是况可為刑曹正郎乎請

速改正不允○癸丑臺諫啓前事不允○甲寅政院啓曰權弘持服在

外得病甚苦請賜藥救療○臺諫合司啓曰具壽永不伏天誅得保首

領豈可以此人汚辱朝廷破寺材木偷取事何由得徹於宮禁臣等聞

此驚愕不計廢棄職事合司來啓請痛懲以外言因緣入內者以杜左

腹之人又啓金貞幹朴兼仁申壽麟任浩事不允○乙卯 御朝講持

平李蘋啓具壽永申壽麟金貞幹朴兼仁任浩事正言尹仁鏡亦啓以

此又曰前日貞陵失火時 命訊儒生 殿下常欲恤刑而事涉異端

則不復知恤臣等缺望 上曰有內願堂有本宮即慈殿人 慈殿因

此人聞撤破矣 慈殿命以此推之故予已付有司推問仁鏡曰四方

聞寺刹之事例遣中使則中外所聞有關俗尚李蘋曰 慈殿私教之事不可對朝廷發也 上不答○臺諫合司啓前事又啓曰本官之奴

雖以廢寺材木撤取事啓

慈殿

殿下不可以內願堂之言傳於

朝廷又不可奉

慈殿之命推之矣

慈殿豈可干預政事今聞內願

堂之說尤為駭愕王言一播必書史冊

上曰

大妃非干預政事也

推之則可知也又啓曰廢朝攀附之人皆被永不叙用之罪崔瀼以幸臣被錮壽永所為與瀼懸絕決不可復用以汚朝廷壽永當廢主未昏亂之前獻美女又為尚衣院提調與沈金孫同時分利假托徽順公主之勢攘奪民田如此等事口不可言近來 殿下稍稍有拒諫之漸不

允憲府獨啓曰禮曹正郎金湜為築城從事官不能監築城子多致圯毀其帶去伴從等放軍受賂觀察使時方推考請拿來推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金世弼等請勿推廢寺撤取人不允○臺諫上劄曰內外嚴則治本立姦慝去則朝廷正用人當則庶官理古之誼辟率用是道以收其效臣等竊念宮闈深邃山寺邈遠伐薪之徒雖擅毀空刹以資炊爨 上殿何從以得聞微細之徒因緣構說得徹于內此固可駭殿下既不能規諫以絕邪枉之路反用其教布諸外庭囚繫無知之輩

屢加拷掠不恤人命宮禁之不嚴內外之無別已見於此矣况內願堂之教尤不可對朝廷發也具壽永本以邪鄙得聯戚畹驟陞崇品在廢朝昏亂首獻美女以蠱主心邀結富商以殖其財其奸諂邪譖固不足言矣當反正之日宜伏天誅以正其罪而認忝勲盟全活至此此國之失典也今雖不可追加大罪可更齒諸朝列汚辱 祖宗名器耶 殿下當遠去之不暇反收惜之何耶金貞幹庸鄙無行士羞與齒而反叙右職申壽麟少無踐歷而藉勢父兄而遽陞郎佐盜輸官穀如任浩貪鄙無行如朴蕪仁俱叙顯秩銓曹之用權庇私以欺 殿下甚矣古之帝王知內者外之本也內治必期於嚴奸者國之賊也故貶絕之使不得進庸鄙雜進庶事之所以墮也故官爵不至於濫施 殿下所務不於三者而更用何道以爲治耶伏願廓揮乾斷快決無留傳曰毀寺刹事有內願堂本官人達于 大妃殿以此得聞之矣止毀寺刹則固當勿論偷輸器竊財貨而招辭有違端故付有司推之若畢推則可知其實矣○丙辰 受朝參 御朝講臺諫啓具壽永金貞幹申壽麟任浩朴蕪仁及廢寺撤毀人刑推事又啓金湜及魚箭等事 上命勿加刑撤寺人餘不允參贊官宋千喜曰延平魚箭 命給齊安大君至為未便

已給貧民收稅今不可給大君大司諫慶世昌曰功臣所受魚箭皆命給貧民而大君之富不關於魚箭有無而況大君所不知其豪奴上言以請不可毀法開端 上曰魚箭雖已給貧民觀大君上言 祖宗朝亦有賜給之例還給大君可也○傳于政院曰朝講易有交易變易之辭予未得詳知其與弘文館史官備詳討論使承傳內官學得轉達於予別提學金世弼即啓曰不可使人轉講 親御面對而後可也傳曰易理微妙在經筵擾擾難以記悉其令夜對是日李希孟金世弼金硯入夜對○丁巳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司諫許硯曰具壽永反正後得免天誅以保首領幸矣臺諫所啓非可中止也期於必蒙俞允大抵古之帝王其初雖廢獎諫臣厥終或有拒諫今之留難至此不勝缺望 上曰人一犯罪終不可廢棄硯曰此等人情狀皆關士風何可輕也大司憲安瑋曰近觀弘文館官負逆差時只拜臺諫外勿叙他職自臺諫當適之時遂授弘文館之職此法固難遵行且近來各司各自立法臣意以為雖可用之法必政府六曹同議畧經然後遵行似當臣聞世宗朝六曹郎官未箇滿者未得遷轉今則雖未箇滿皆得見適以此其職掌亦未及詳知此弊不可不慮硯曰雖不承傳銓曹自當斟酌矣

且近來以病呈辭者銓曹以弘文館為閑官而換差弘文館雖無簿書之務豈可謂之閑官為養病之所乎且還授弘文館之法亦甚狹隘上曰弘文館官負臺諫外勿叙之法於用人之方果有妨其勿行○禮曹啓曰野人莽哈性甚桀驁請勿接見只使押宴官對宴厚贈慰悅其心何如傳曰可○臺諫合同啓前事不允○吏曹判書朴說啓伏聞臺諫以臣為用權庇私以欺 殿下臣在職未安請辭免傳曰政事間事非所以欺罔也勿辭再辭不允○戊午 御朝講執義尹希仁獻納成世昌啓具壽永金貞幹申壽麟任浩朴兼仁及魚箭事不允領事成希顏曰外方守令支供使命之際皆用酪粥民之有牛者長立官門及牛瘦瘠則鄉吏賤直抑賣民受其弊請論觀察使禁斷 上曰欲矯時習當自京師始京師則今法司禁之外方則觀察使當禁之其以此下書于八道觀察使○臺諫合同啓具壽永等事六啓不允○御書講○已未御朝講掌令金協正言崔重演啓具壽永等事 上不答○臺諫上劉曰人君去奸邪如蛇虺為董艾夷捕斬猶恐害人豈可培植養自求毒螫哉壽永縱吏昏主釀成禍階幾危 宗社是 祖宗之罪人殿下安可以私恩曲貸榮以爵祿哉 殿下曾以公議斥之未久而托

以名在功券反加 恩命如待忠勲未審 殿下之意所在交通賂遺

攀結宮禁壽永之所長今若去之不嚴則安保其不以素所挾持者投

隙而售其奸也此臣等所深懼也夫國之治亂在於庶官近日銓曹率

以私意進用非人貪鄙庸劣者類陞右職歷任未久者並居顯秩其妨

政害治豈云少哉奸回得路喪邦之由闕葺並進庶務之墮 殿下所

恃而為國者何事而敢拒公論至此極乎不納○右副承旨李思鈞將

宗簿寺照律西江合允續全家入居事九續謀奪人財物偽造啓稟傳

曰待宗親何可用此律其議于三公領議政金壽童左議政柳順訂議  
允續罪狀甚奸詐然宗親不應入居且無前例右議政成希顏議前此  
金確以朝官犯罪入居于平安道時議或以謂不可其後確許免放  
况允續宗親尤不可以全家徙邊擬罪傳曰除全家徙邊依律改照○  
庚申 御朝講○臺諫合司將前事再啓不允又啓曰近日臺諫所啓  
一不聽納拒諫之漸於此兆矣魚箭非獨延平也咸鏡道未應島亦為  
大君之有此島多產海錯進上魚物皆辦於此傍近居民為大君家猾  
奴所劫不敢近亦弊之大者也仍上劄略曰我 成廟臨御之初首開  
言路明目達聰以决壅蔽讜論日進奸佞屏迹公道昭明朝著肅清此



殿下家法也及至廢朝猜忍愎諫直說見誅巧言盈朝耳目盲聾卒成禍敗此 殿下殷鑑也 殿下遵 成廟懿範掃廢朝亂政 祖宗付托之重臣民拭目望舉在斯時而誤國奸孽復迹于朝庸惡陋劣雜進顯秩致亂之萌已兆於此 殿下迎納公論退任之不服而猶保養收惜至此未審 殿下欲蹈覆轍而不改耶奪民魚箭私與宗戚貽弊不貲有國者所不忍今不可復開其端以資豪猾病民之具也國家自經廢朝以來如抱病人元氣未盡蘇血脈未盡攝使俞緩之輩礪鍼石而給之猶恐其不及况諱疾忌醫固拒藥石其不至爾然頽墮而莫之救耶 成廟之靈陟降在茲 成廟之所望 殿下者果在是乎臣等竊痛焉竊入 命迺金貞幹任浩朴蕪仁等職餘不冗 辛酉 御朝講大司諫慶世昌持平李嶺啓曰具壽永本以諂邪得為永膺大君之督大君夫人能攀附宮禁交通貨賄故壽永濫授崇品又與任士洪相為表裡導長君惡沈金孫伏誅之後金孫之父常曰如壽永者大賊也何不誅戮至今生存乎是果可以功臣待之乎永興末應島自給大君之後豪奴憑公作并請以田查代給侍讀官宋好義請從臺諫之啓上不答○臺諫合司啟具壽永及魚箭事 上曰壽永不可永廢大君

魚箭則既奪延平又奪未應島其於待宗戚之義不亦薄乎此事不必  
論啓也六啓不見○壬戌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見仍啓曰具壽  
永叙用事齊安大君魚箭賜給皆是非判然不足疑也而不能回天是  
臣等無格天之誠而然也不可覲然在職請退去傳曰論啓已久事若  
可聽何至今不見乎○臺諫上疏極論具壽永之罪請勿叙用不見○  
政院啓曰野人謝知肅拜時勃慢無禮請治其罪以懲後來野人禮曹  
請囚禁示威後開諭傳曰此乃彼人事其以禮曹所啓問于三公三公  
議啓曰所與未滿其意則發怒此固野人常事令禮曹郎官率羅將到  
野人所在嚴詰其由隨後開諭曰固當上達治罪但汝等野人固不足  
數故不治耳以此開諭猶復不順則囚禁似可禮曹啓曰允野人所為  
專在通事指揮請就野人所在杖譯官以懾其心並依所啓○以尹金孫  
為坡城君宋于喜為慶尚道觀察使金世弼為右副承旨李世仁為副  
提學○癸亥 御朝講記事官李孝彥曰易之乾卦爻辭先儒皆以舜  
事明之臣伏見 聖上已過之事暗合九五舜雖受禪于堯必謳歌獄  
訟朝勤者歸然後得居天位是與 聖上臣民推戴之事同矣但近日  
所為與舜大不相同臺諫所啓之事皆公論而不從與舜捨已從人

樂取諸人不同又用廢朝盡惑君心者與舜流放竄殛之政不同在朝  
之臣孰不欲使吾君為堯舜之君乎參贊官金世弼曰易之所謂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天下萬物皆以類相從也漢武帝表章六經則文學  
之士進焉闢土服遠則介冑之士出焉至於海內虛耗務興財用則言  
利之臣進焉唐明皇開元之時則姚崇宋璟之徒進用天寶之時則林  
甫國忠之輩進用氣類相感之說不可不慎大司憲安瑋獻納成世昌  
啓具壽永及魚箭事 上不荅○臺諫合司啓曰具壽永及魚箭事關  
係國家故反覆啓之未得俞允臣等不可覩然在職仍辭職而退 上  
命就職○政院啓曰臺諫以壽永之事累日伏閣未得蒙允至於辭職  
此是公論而累日留難廢事不小請速俞允不允○御書講○臺諫三  
辭又 命就職○甲子 御朝講執義尹希仁正言崔重演啓具壽永  
及魚箭事侍讀官金碗請從臺諫之言說經柳墩曰近日臺諫所啓如  
政事間事雖已聽納而如此大事則尚留難大抵臺諫所啓拒而不納  
則侍從言之侍從言之不納則政府六曹亦論之是衰世之事非 聖  
明之所當有也臺諫盡其言責侍從輔養君德政府六曹各盡所掌之  
事而已不允○承政院弘文館請從臺諫之言 上皆不允○御書講

○弘文館數具壽永之罪請依臺諫所啓 上不允臺諫辭職至三  
上不允○禮曹與三醫司提調量定各學額數請抄額外人定軍役定  
役者凡一百八人○乙丑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領事柳順汀參贊官  
金瑋侍讀官金希壽與經祭忱請從臺諫之言 上皆不答○御書講  
○弘文館承政院請從臺諫之啓至於再三 上皆不允臺諫呈辭者  
四 上皆不允只 命就職○御書講○弘文館副提學李世仁等啓  
曰壽永之無功問於其時元勳則亦可知矣廢朝任士洪爲嘉善臺諫  
論駁則廢主曰非所以任事也其與野人之有爵者何異士洪爲嘉善  
故得售其奸終至誤國此亦可鑑請速快從公論不允○丙寅 御朝  
講臺諫啓前事參贊官李世仁檢討官蘇世良請依臺諫之言 上不  
答○御書講○臺諫再呈辭職狀 上命還授其狀不允弘文館請依  
臺諫之啓三啓不允○丁卯 御朝講侍讀官宋好義司諫許硯啓具  
壽永事持平李蘋曰臺諫累日辭職廢事甚多是朝廷無臺諫也臺諫  
人主之耳目也無耳目則一體虧矣雖有股肱何能為也宋好義曰臺  
諫以壽永之事累日辭職臣等職在侍從安敢嘿嘿 上教雖令臺諫  
就職若未得請決無就職之理侍從啓之政院啓之而 上猶留難壽

永之無功孰不知也柳順汀當錄功時親自參見而不得掩覆公論故亦請俯從公論此尤可見其壽永無功矣領事成希顏曰壽永事上教以為功臣不可失祿此亦至當然已為公論所不容臺諫累日伏閣至於辭職勢所未已若不見聽則安肯就職前日削階壽永初授一品之加後因公論改之時廣採公論深酌 聖衷今雖教曰不可使失祿臣意未為當也若國家有大慶事與國人蕩滌之日則可諉曰功臣不可使失祿止使持祿而已今則臺諫辭職庶事曠廢請勉從公論 上曰壽永事非他意也不可使失祿而已其罪則已定之矣今豈可追論許硃曰臣等以耳目之官不能補正君失是不能盡其職事何以在職好義曰壽永今封二品君不止不失其祿儼然齒列於朝班矣特進官李蓀曰臺諫侍從已論矣臣無復可言今年凶荒已甚前日都目政除授守令未得署經其各官來迎從馬侍候留京至為艱苦其弊不贊可速俞允去乙巳年間凶荒則開倉以賑貧民請依常平倉故事開倉賑濟秋成後以新穀代納何如 上曰守令不得署經馬從留京之弊如此臺諫其速就職知事權鈞曰臺諫所言皆公論也今臺諫雖適而後臺諫亦豈不言乎朝廷紀綱在臺諫不可一日無臺諫也且守令未得署經者多此弊亦

不可不慮也許確曰憲府職掌尤緊若不得請雖終年無可就職之理  
參贊官成世貞曰臺諫辭職已經累日壽永邪諂之狀臣雖謫居猶且  
細聞在朝臣民孰不知乎臺諫侍從論之請速快從○御書講○御  
講○政院啓曰臺諫辭職已久朝廷不可無臺諫也侍從大臣皆請從  
臺諫之啓請速允可弘文館亦啓以此傳于政院弘文館曰壽永事於  
朝經筵日言予意矣政丞亦言終不可廢棄此予之意也又啓曰壽  
永雖有功罪在不赦則何得容恕在 太宗朝李叔蕃以功臣罪在一  
身而終身廢棄况此壽永誤國奸邪乎今何至於封二品待之以功臣之  
例乎此不當留難 上不允○戊辰 御朝講獻納成世昌持平洪彦  
弼啓具壽永事知事朴說特進官洪淑孫澍請從臺諫之啓侍讀官許  
遲曰導君昏亂宗社幾危罪在不赦反以為有功而叙用何耶古人  
云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今用壽永非勸士也乃廩養奸回也領事盧  
公弼曰壽永之罪未得閱實然參勲籍終不可棄今臺諫極論在所當  
聽 上曰壽永何以有罪故罷職然參勲籍可令不失其祿身弼曰公  
弼所啓壽永事未得閱實之言非大臣敢陳於君上者也柳子光雖有  
大功其奸至於誤國則削去勲籍竄逐遐方况壽永無絲毫之功而使

廢主昏亂者乎臣等言不見用難以在職請適臣等之職○臺諫合司  
呈辭職狀仍啓曰臣等合司已久辭職亦以臺諫之職不宜如是曠廢  
也且朝經筵盧公弼不得閱實之言不當所謂閱實者如聽訟等事也  
豈合於壽永事哉是內以庇壽永外以面欺沮抑公論固當請罪臣等  
辭職故只啓此意耳傳曰壽永得參勲籍故終不可廢非徒公弼言之  
他宰相亦有言者○御書講○弘文館副提學李世仁等上劄曰壽永  
以陰邪儉小在廢朝與任士洪表裏用事迷主誤國幾危 宗社豈特  
一時之罪人抑亦 殿下 祖宗之罪人也及正之初宜置重典以謝  
一國之臣民不意謬參勲列得保首領以至今日 殿下縱不能追討  
其罪豈宜旋叙以爵之雖不任之以事得齒朝列使食其祿則是 殿下  
下以 祖宗之所以勸士者反畜其罪人此正婦人之仁姑息之政豈  
王者尊位重祿以答臣工之義乎 殿下於壽永可謂厚矣其於敬承  
祖宗尊待朝廷之意何如且壽永無才行瑣瑣鄙夫特以戚里之故諉  
諸功勲固拒公論玷汚名器是 殿下知之有素曲加私恩安有王者  
爲政任一己之私意廢一國之公議乎若壽永少有微勞罪亦不大則  
臺諫侍從豈至如是論執乎特以功非其功而罪在不赦也其可籍以

勲列濫受爵祿以蓄養 祖宗之罪人乎伏願 殿下以王者之仁施  
 悠久之政不使婦人之仁姑息之政萌於 聖慮而抑私恩伸公論國  
 家幸甚傳曰當問諸大臣然後更言之仍傳于政院曰弘文館以予為  
 用 祖宗罪人其以此意問于政府六曹判書府院君漢城府判尹○  
 臺諫再呈辭職狀而退皆不見 命就職○弘文館副提學李世仁等  
 啓曰具壽永事何必收議若是非混淆事則可收議處之請勿收議快  
 從公論且盧公弼未得閱實之言是持兩端以啓之也是豈大臣之言  
 乎傳曰收議則可知朝議也公弼亦非他意只言其志而已○已已  
 御朝講大司憲安瑋正言崔重演啓具壽永事知事申用漑特進官高  
 荆山參贊官金世弼亦請從臺諫之言領事柳順訂曰臺諫所啓甚切  
 當速聽納 上曰壽永雖有罪功亦有之順訂曰雖或有功既為公議  
 所不容則所當斥去侍講官徐厚曰 上意必以為朝廷宰執有一庇  
 護壽永者則必從其議也不允○柳洵議曰壽永之罪臺諫侍從同辭  
 極論當速聽納金壽童柳順訂成希顏鄭眉壽姜渾李李男李蔭高荆  
 山申用漑議曰以壽永名在勲錄使之不失其祿臣等非不知 上意  
 然臺諫侍從論執已久快從公論為當朴安性議壽永本無才行當廢



朝與士洪表裏用事幾危 宗社幸然勲列得保至今息既厚矣特罷  
其職不齒朝列何如閔孝會議臺諫侍從論啓不已姑從公論何如金  
應箕議臺諫侍從公論所在快從何如洪景舟辛允武議壽永名雖在  
勲錄然公議所不容臺諫侍從論執如是斷從公論為當勲光弼議臣  
於甲子年被謫壽永所為未之詳知壽永果有迷誤廢主之失其罪特  
大雖有微勞恐不足以掩之朴說議令觀弘文館劄字壽永得保性命  
亦已足矣若不速遞其職公議愈激安潤德議壽永之罪若出於曖昧  
則臺諫侍從不宜如是論執近者臺諫久曠其職國不可一日無臺諫  
傳曰朝廷公論如是其罷壽永職○御書講○臺諫啓曰九事若有可  
疑則所當收議而處之壽永之罪不惟下人知之 天意亦必洞知使  
臺諫辭職又令收議然後見之此非聽諫之義也 事勢至於不得已然  
後為之勉從此杜塞言路之漸也杜塞言路大關 宗社甚可畏也盧  
公弼以領經筵當明辨是非以啓而乃曰不閱實又曰勲錄則不可廢  
棄臣等聞盧公弼與壽永六寸親也通家交結陰庇其罪沮抑公論面  
欺 天聰大臣用心不當如是也當出公緘問之 傳曰自古進退人  
物待收議處之自有其例公弼特言其志而已豈陰庇欺罔乎○禮曹

判書申用旣啓曰倭人饋餉有弊或還本島或分配解郡兩條之中當  
速歸一 上曰其液前日之議分處中外○庚午 御朝講○御書謹

○辛未 御朝講○慶尚道觀察使宋千喜以病辭 上曰調理則可愈

勿辭○臺諫啓曰內官金繼恭今授西班牙之職自 祖宗朝內侍無授

東西班之職者今不可開例請改正長鬚縣監金胤裕其處閨門有汚

穢之行前爲假都事亦有狂悖之失不可使爲臨民之官請改正憲府

啓曰都摠府經歷趙俊丁卯年出身爲經歷已爲驟陞今授內乘凡內

乘之任當擇諳鍊者授之請改正諫院啓曰自反正以後革去繕工假監

役遇營繕則令魯付軍職者差之繕畢則還罷已有例矣今者別設監

役二員以爲恒員請革罷儀仗庫官員自古兵曹以軍職人差之今則

置簿箇滿使得有遷轉之路請自今勿置簿 上曰繼恭則自以功臣

上書請叙故兵曹因叙西班牙其後遭喪服闋又上言請叙故因前例叙

西班牙矣胤裕旣瀆彝倫何可用也當適內乘非但一員趙俊旣由武科

出身其任只擾馬而已不必迺也假監役儀仗庫官員事嘗問該曹處

之○壬申 受朝參 御朝講司諫許琬持平李翥啓金繼恭趙俊事

上不見許琬曰九事積小成大繼恭以內侍雖參勲籍不可於東西班

混雜叙用唐明皇以高力士為將軍以基唐室之禍此亦可鑑 上曰  
宦寺果不當叙於東西班但繼恭以功臣不至封君故姑授軍職只令  
食祿而已然當考而處之同知事鄭光弼啓曰設軍職所以待武臣之  
無祿者而繼恭果以內侍叙於西班似乖事體 上曰繼恭以出入番  
內官不受祿久矣故除授軍職只令食祿耳許硃曰慶尚道節度使  
黃衡寬猛不中下人不得安接領事成希顏曰多大浦地勢回曲不宜  
築城雖築城每遣卒防戍以待四五年則豈無其弊倭人雖乞和無還  
居我土之理又無計船隻給糧之事且留館倭人及拘留外方倭人不  
可長使拘留如欲送還則可於此時定議還送 上曰黃衡受方面之  
任不必以嚴猛之過治其罪也留倭則日候向暖觀變還送未晚講罷  
引見輪對官○御書講○御夕講○以李繼孟為刑曹參判柳世琛為  
忠清道觀察使○臺諫啓前事 上命勿叙繼恭于西班革罷殿監役  
趙俊及儀仗庫官負事不允○癸酉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御  
晝講○甲戌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弘文館典翰李沆啓曰臣  
父世仁為副提學弘文館非相避之地故吏曹以臣注擬於典翰然臣  
與父為同官實所未安請辭 上曰非相避之地則不必避也其勿辭

○乙亥 御朝講大司諫慶世昌曰儀仗庫郎官箇滿置簿大典所無

事也雖載在續錄非如繕工監役四山監役之類也豈可因其上言兵

曹擅自啓請乎請速罷置簿之法 上曰雖受教箇滿置簿其令勿用

○御書講○御夕講○禮曹判書申用漑啓曰橫經問難稀世盛事據

經論難不可失對今講書官大槩二十人於四書二經各出一大文言猶

一章一節之類分授講官四書則於一大文各定三人經書則一大文各定四

人使之預習貫通經史出入無礙至問難之日使無失對何如 上曰

可○丙子 御朝講○政院啓曰咸鏡道觀察使尹珣殿最守令時不

置一人於下等請推考 上曰守令所畏者殿最也近者諸道觀察使

皆不肯用意殿最豈今之守令果皆善人乎用意殿最以盡其任者只

有忠清道觀察使成世純而已○臺諫啓曰橫經問難帝王盛事 成

宗即位一度行之制度施為久未講究今者該曹擇日習儀臺諫及百

官皆廢事以往該曹托以未及考儀軌祇令儒生入庭叙立而已如侍

臣節次等禮專不講習承旨奉 命以往亦不具由以啓經罷習禮故

憲府出公緘推問矣盧公弼陰庇壽永面欺 天聰今當治罪以杜

大臣挾私用情之路固不可專釋 上曰承旨但奉命以往特以該曹

未及考儀軌不行習儀失在該曹非承旨之誤也公弼只陳所懷而已  
不可治以欺罔也臺諫再啓承旨事依允公弼事不允○丁丑 御朝  
講掌令安處誠正言崔重演啓盧公弼事重演曰公弼始言錄功則不  
可不叙用又云臺諫之言在所當聽是志在中立不可不治其罪也處  
誠曰橫經問難習儀該曹曾不講究故習儀之日不習經罷禮官及承  
旨皆不當矣侍講官只取正二品以上彼從二品之中豈無可合侍講  
者乎大司憲大司諫亦未得入侍似未便矣重演亦啓以此 上曰禮  
官則誤矣承旨則非其任也從二品人負亦有可合侍講者則察講可  
也特進官高荊山諱申明徙民逃亡五口以上之邑守今治罪之法領  
事柳順訂曰不但徙民定屬逃亡者亦多而守令不告報根尋請嚴明  
其法 上曰若不舉行則申明何益順訂曰民間未易得鹿尾鹿舌平  
安道尤甚請令隨所得封進○御書講講至綱目魏主燾誅沙門 上  
曰佛氏雖亂天常絕人倫魏主無問少長盡坑殺之王者不足取法沙  
門亦是我民不必焚夷誅戮然後可絕其根本自然不崇其法以其年  
壯者充軍役則異端自就滅絕侍講官徐厚曰今之所當革者莫如忌  
晨齋臣爲禮曹佐郎時深知誕妄之弊今若先革忌晨齋則下人知

上之不崇信異端皆當感化自不崇奉矣 上不答○臺諫啓盧公弼  
事請照律抵罪又啓曰李甫爲金山浦僉使時乘朽敗船欲擊倭奴以  
邀功賞而主將黃衡報觀察使推之又報防禦廳廳移刑曹刑曹若以  
軍法違主將之令照律則其罪不小只以杖八十照啓而又減三等終  
被笞五十解見任之罪得爲司果設令備箇滿適來不過如是請更  
治罪備僥倖危道欲邀功賞當初主將之推托病不出仍匿京師令其  
毋上言已被輕罪後日邊將亦必援此爲例矣不允○戊寅 御朝講大  
司諫慶世昌持平李益請治盧公弼李甫之罪 上不允世昌曰近來  
士習日就卑下文臣之求爲守令者不可勝計曩在 成宗朝尹孝孫  
以嘉善求爲南原府使是欲養親也今則雖不爲親爭求外任是欲利  
己也古之爲刺史者謂之謫宦今則纒遷三館即求守令故文官有關  
則銓曹難於充差此風甚不美也○御書講○禮曹啓曰橫經問難時  
大司諫則嘗坐於階上副提學之列大司憲則無從二品之班往往在辛  
卯年從二品宰相合於侍講者亦令參講今依其例使大司憲參講何  
如 傳曰政院日記有從二品得參前例則今宜磨鍊從二品可參入  
真以啓○己卯 御朝講司諫許硯持平 洪彥弼啓盧公弼事不允

○御書講講至魏殺司徒崔浩夷其族檢討官蘇世良曰崔浩撰御  
史直書不諱得史之法矣刊石立郊欲要其譽故未免於死而所以致  
其死者魏主使之專制朝權故也綱目筆法特書魏殺司徒崔浩夷其  
族惡魏慘酷之政也叅贊官金世弼曰凡史務從直筆三代以下既置  
史官又置野史故雖閨門之內狎昵之事無不具載以為勸戒人主固  
當優待史官以勸勉之不可忽也以直筆殺浩雖魏之過刊石立碑則  
浩亦不得無罪當其時魏主以高允為直而赦之獨不原浩此則魏主  
之大過也 上曰史官當直書毋諱今之為史官者亦不可不直書也  
世弼曰史官之職記時政得失以直為務魏主命崔浩撰魏史務從誠  
實而反加誅戮非優待史官之意也 睿宗朝有擅改史草而身被大  
罪者厥後修撰 成宗實錄之時有史官多訐所聞觸犯宰相而宰相亦  
惡書其過惡附會羅織使起大獄十年之間禍患相仍以至善類殄滅士  
氣摧挫故史事陵夷誠非細故今當歷鑑古跡優待史官則史官亦必  
增其志氣專用力於斯矣夫人主善惡朝廷得失皆二三史官筆端所  
記後世亦以此傳信而取正其所係尤重近來擇年少為史官者良由  
此也然人材有限豈能盡得其能者乎自今優待則皆知感動勉力於

斯矣世良曰時政記前此藝文館弘文館常仕修撰今則不然曠月未  
修史事陵夷漸不如古自廢朝以後人心怯懦士氣沮喪撰史者稍有  
危言輒割去至於日記撰集之時了無可記之事今能培養人才使無  
邪念則上雖不命臣自直筆矣侍講官金克幅曰廢朝日記撰集之  
時臣亦參焉考於日記了無所記求諸家史但書陰晴故廢主行事不  
能悉記是誠弊習所使且前時史官非但記朝廷之事兼書大臣之過  
故起戊午之禍以此為史官父兄者戒其子弟毋得如是故士氣日以  
陵夷記史漸不如古當優待以勸之上嘉納之○御夕講○庚辰  
御朝講○工曹判書姜渾啓曰橫經問難時以臣為禮儀使預差若實  
差有故則臣當代其任臣喘證甚緊升降呼吸喘氣上衝則不能出聲  
故恐未堪任來啓其由命改差仍啓曰臣職兼成均館同知成均館  
作成人材之所訓誨導養之責專在同知與大司成臣自少不解經學  
雖拘於科舉粗嘗涉獵率皆口耳之學及今釋卷已久遺忘略盡開卷  
欲讀不能口讀何以副聖上重學之意塞諸生作養之望乎請適臣  
職庶免尸官之誚不允再辭不允○停晝夕講以上有感寒證也○  
禮曹判書申用溉將視學時禮貌未便者十條啓稟一曰設講榻於



御座之西臣未知此榻為講時 移御之榻又未知置經之榻也然諸  
古典及我朝儀註膳錄皆未知所用之處今考唐史宋史高麗史皆無  
講榻之文唯開元儀註有講榻之設亦未知何所用也禮文萬代之標  
的不可輕改又不可以禮官未考之故而廢之請令侍講官講書官臺  
諫弘文館等會于闕庭收議何如二曰侍講官拜位階下道東北向東  
上事殿庭大朝會則有東西班故以庭中心為上今成均館庭則地形  
隘窄立于道東則班首必立于齋下或云分東西挾 御路以立則可  
矣然禮文不可私改須於議講榻時並議何如三曰講案設于 御座  
之左事臣赴京時得皇朝弘治元年視學儀註與此暗合經案設于  
御座之左一應所講書典皆置于其上至講時禮房承旨跪請取書  
于案上授講官則書冊整秩矣四曰侍講官之座東西各重行正一品  
在東前行從一品在東後行則於問難似乎隔遠其中主掌問難者就  
西前行以便問難何如五曰侍臣依古制量人從陞今臺上地窄侍臣  
數多似乎紛擾臺諫弘文館藝文館講書官外勿許陞坐階上何如六  
曰儀註云講書官侍臣分東西坐階上若以職次分坐則講書者越次  
迭出似乎紊亂請令講書官皆坐西階侍臣皆坐東階七曰成均館內庭

隘窄而錄名儒生今幾二千恐於內庭未得盡入入容其餘於外  
庭供饋何如八曰賜酒時侍講官講書官侍臣等飲訖自下以次降復  
位何如九曰班首進爵內侍傳奉未便請令班首直進十曰禮多變易  
請更習儀慣習節次傳曰皆如所啓仍問曰動駕時御遠游冠絳紗袍  
祭時冕服講時翼善冠袞龍袍還宮時當御何冠服用漑回啓曰當以  
講時所 御翼善冠袞龍袍還宮耳○辛巳典翰李沆啓曰臣父子同  
官本無相避然弘文館非如奉文院校書館例也論思之地不可父子  
同任一館又賓廳會議時則副提學以下皆在一行尤不可父子同坐  
一行請迺臣職傳曰考古例後當裁落仍問于政院曰近來兄弟同任  
弘文館者則有之亦有父子同官者乎考古例以啓政院回啓曰此甚  
稀罕之事近來所無 世祖以弘文館爲集賢殿時金禮義五月拜副  
提學其子性源九月拜著作詳錄於先生案世亦傳說矣 上謂李沆  
曰已有古例其勿辭○交城君盧公弼啓曰臺諫以臣於具壽永事曠  
曠啓達沮抑公論欺罔 天聰入臣之罪孰大於是臣雖無狀固不至  
於欺罔若非 上所親聽之言何所發明假令壽永爲臣之切交何敢  
於 上前有所挾私而欺罔乎臣今衰老志氣昏耗計較舛錯得罪公

論不宜覲面居大臣之列乞引退以保餘年臣之欲退越趨躡嚮者非  
一日矣非為被駁而辭退也 上曰是予所親聽豈挾私而言乎其勿  
辭公弼又啓曰臣之所啓雖不至於欺罔臣平日不見信於人而為衆  
所賤惡故如是耳今臣年老計較舛錯得罪公論不宜在職況古例臣  
之於君有少仕老退者此君臣相保之道也臣以衰老昏暗乞退非以  
被臺諫之駁而憤惋辭退也欲蒙 上恩以保餘齡也 上不從  
二月壬午朝光原君盧永孫啓曰正月二十五日臣立弘禮門內有人  
呼云見我文書臣入朝房招問則其人醉甚故不問還送其後右人謂  
臣於闕內無緣毆打發訴刑曹刑曹推臣奴子奴不勝杖誣服請移他  
司公正分揀臣以微賤位至正二品常懷恐懼安敢如此乎傳曰移他  
司分揀政院啓曰盧永孫事刑曹方推時未入啓永孫敢以自已訟事  
擅自來啓至為無禮况 祖宗朝以自已訟事來啓者罷職無職者付  
處已有法令請推永孫勿移他司傳曰以其來啓故免之耳今考續錄  
紛紛告訴者罪之此法迭不申明 祖宗朝所為亦是一時之事其勿  
推永孫亦勿移他司○領議政金壽童啓曰侍講官拜位設道東北向  
東上夾御路而立禮曹所啓甚當傳曰可○禮曹判書申用旣啓曰橫

經問難今既退行外方儒士旅食於京甚為有弊初試則勿退行而殿  
試則於橫經問難後行之何如且不退初試日期則其不中初試者必  
還鄉土視學之日儒士數少則有虧觀聽請試取六百人古亦有六百  
館試故敢啓傳曰可○癸未憲府啓曰禮曹正郎金湜罪狀非輕今方  
為遣兼御史推覈而禮曹請令行公禮曹何知其事竟而敢謂行公誤  
錯甚矣請勿出仕且禮曹判書申用漑擅罷習儀事法司緘問用漑變  
飾言辭侮慢法司請治其罪傳曰金湜事依所啓用漑泛稱遲晚故  
以為倨慢然習儀事與三公同議處之非用漑擅罷宜棄而勿推再啓不  
允○金壽童柳順汀成希顏盧公弼權鈞姜渾李孫金應其洪景舟申  
用漑鄭光弼李拈朴說安潤德高荆山安瑋洪淑成夢并李繼孟等  
議本朝視學儀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似是臨講時移御之座禮  
文無陞降節次且文獻通考皇太子視學儀設皇太子座於東壁西向  
設講榻於北壁南向設太傅少傅座於西北南面云太子視學皇帝不  
與焉而太傅少傅之座與講榻皆在北壁則講榻非御座明矣若以講榻  
為置經之具則當云案不可云榻且於禮文無置經節次若曰講官  
講書時置所講書之案則其案不宜南向講榻之設臣等未解其義設

講榻之文見於開元禮制而本朝五禮儀全據開元禮撰定宋朝及大明皇帝視學儀則並無設講榻之文今此視學姑闕疑勿設令赴京人負備細質問而來為便但本朝視學儀只有書案無置經之案依大明視學儀設經案于御座之左置經分授講書官似當南衣李世仁崔淑生安彭壽權敏手議我朝視學儀雜採唐開元禮與高麗之制而講榻之設獨遵開元禮不載勾當之事誠如禮官所疑設者謂設御座所以受群臣起居之禮設講榻所以屈尊下座以便問難此設似當然據文獻通考皇太子視學儀設太子座於東壁下設講榻於北壁則特是虛設非為屈尊下座而設明甚說者又疑講榻即是講案然榻與案懸殊棲經之具不可謂之榻臣等妄意以為講榻即講座也為師傅者坐而受經之處雖以人主之尊不敢當師傅之位仍設其座以寓隆師之意爾况其文凡御座及太子以下之座令尚舍設之而獨於講榻監司主之則其非進御器物亦明臣等又按宋朝及皇明視學儀只設御座而無講榻之文高麗之制亦然則帝王因時損益不同不必拘於一例今次講榻之設終無一定之論則雖刪而去之似無不可但今儀註云侍講官以下行酒五爵而止方問難之際迭起而行禮已為煩擾饗膳之

進必至喧聒甚非所以潛心性理至誠求道之盛意也 聖上宗主斯道蒐求曠典以新一代之耳目而獨此一事有未盡善臣等竊謂刪去行酒之禮俟論難既畢只賜茗飲雖違儀註允合事體柳崇祖具之慎金硃李蘋金安老崔命昌議講榻或以謂經案則榻床也古云卧榻下榻皆坐卧之具不可以經案爲講榻也開元禮尚舍設御座而於講榻則云監司或以國子監所設疑其爲經案允御座則尚舍設之幸學講說之座則監司設之有何不可儀註云設講榻于御座之西南向設講書官講座于前楹間當講榻北向若以爲經案則不可使講官當經案而論說若以謂虛座則又不可虛設於御座之西使講官當其前也臣等妄意古之聖王聞善言則拜橫經問難蓋拜老乞言之遺意也先於御座受群臣之禮當講而移御講榻以示遜志求道之意講訖還御座畢其禮似亦無悖於古意也然唐宋視學之儀皆不舉移御講榻之節不可以一時臆見遽定大禮必須講求古意參酌時宜使不乖於禮黃璣李鐵鈞許硃金安國安處誠尹倬成世昌宋好義洪彥弼許遲金希壽蘇世良尹止衡柳墩蔡忱議我朝視學儀本開元禮而講榻之設禮官未究所用或謂當講之時人主下坐以示隆儒重道之意或謂設此

蓋所以置經書於其上者臣等竊謂視學人君之盛禮一舉一止皆所以示教宜無不詳於儀註之中苟有遜就下座之舉則禮無有大於此考獨不詳著其陞降之節乎况攷累代視學之儀於侍講講書等官以及文武百官陞降進退之節莫不詳舉而獨於人主降就講榻之節略無一言及者則豈非人主降就之座明矣又按開元禮皇太子視學儀設皇太子座於堂東西向設講榻於北壁下南向苟以講榻為人君謙冲就下之座則何獨於皇太子視學舍東壁之卑而反就北壁南向之尊乎又按開元禮凡御座及皇太子以下諸臣講官之座皆尚舍設之而獨講榻監司設之則非人君所御亦明矣又按皇朝弘治年間視學儀於御座之左有經案無西設講榻之文講榻苟關於人君謙降之大節則皇朝之禮豈不講究而行之乎然則講榻之設果何所用乎臣等意蓋設虛位以為講官當前講論之標垂寓人主不敢自當經師講問之位豈不通於謙冲尊道之意乎抑或別有他意也未可知也若未得盡究其制禮之本意則姑取皇朝損益之禮以從事何如 上從壽童

議○辛卯 命禮曹及司饗院議減供進鹿尾鹿舌史臣曰在燕山朝恒貢之外別徵無藝一舌一尾之直幾至綿布七八十匹錄此守令

多坐罷人民益逃散燕山分與後宮轉鬻于外使之取利責供之急為是故也及上即位時論皆以為當先減此物以除民瘼至是始量減

其一分○禮曹判書申用漑啓曰文廟別祭親行時以享禮則其禮

備以酌獻則其禮至略臣以謂釋奠未以意必以酌獻禮行之但橫經

問難曠代之盛事而近年不親祭于先聖雖既行釋奠今以享禮行之

亦無妨於事體然非禮官所擅故敢稟傳曰考成宗朝例以啓回啓

曰成宗朝初度視學乃辛卯年春三月也已丑年十一月睿宗昇

遐以是推之僅閱一年期年之內視學禮文所無然當更考以啓但釋

奠必於二月上丁行之三月視學則其非釋奠明矣○壬辰刑曹判書

高荊山啓曰繼母年至七十九衰疾轉增臣且有病請解職歸養調病

傳曰卿母所在近處觀察使有闕則當差遣其勿辭禮曹啓曰成

宗視學辛卯年乃其初也傳曰成宗再視學時用享禮乎用酌獻禮

乎成宗以其初度視學故用享禮矣予即位後既行親奠今已再矣

亦以享禮行之無妨乎下輿地勝覽于政院曰予觀徐居正視學記有

上親執帛跪受之文前有賞賜之例今次儀註何無其文乎左副承旨

李思鈞啓曰成戊年養老乞言時則以酌獻禮行之矣今禮官以稀罕



之事故欲以享禮行之賞賜則辛卯年有賜侍講官紗羅之例矣然此特一時之恩數故不載於儀註矣若其執帛之文則記事者於文字之間偶爾成文非親執帛以賜也當廣問以啓傳曰祭則當用享禮賞賜之例磨鍊以啓思鈞更啓曰今考日記其日有賜紗羅之語而越三日有分賜紗羅承傳臣意以謂必非其日分賜于講次隨後賜給明矣當令禮官廣問于其時講書宰相磨鍊以啓○癸巳傳曰橫經問難後侍講官一品已上則當賜羅各一匹二品則紗各一匹其今尚衣院預備李思鈞啓曰考辛卯年侍講官賜給例十員則賜背羅各一匹十二員則賜無文紗各一匹今則何以爲之傳曰一品則依前例以背羅其下以有文紗賜之○已亥憲府啓曰頃者刑曹判書高荆山以繼母年老乞歸養 殿下欲待其道監司有關除授至於奉祭傳夫監司守一方之寄任黜陟之權非如守令待闕差除因此歸養者之例也況監司之逝在期年之外何可預奉承傳乎請勿舉行且荆山前爲咸鏡監司時以營重記付絲布魚鹽紙地鷄豚等物欲設社倉請于戶曹戶曹以爲自 祖宗朝廢之已久今不可更設遂以所付之物質穀補軍資以一萬八千餘石錄于會計率皆有名無實今者各官守令欲充其數

則將加賦於民其弊不貲近來朝臣奉使于彼道者皆言其弊以至一  
道騷動民人嗟怨誠非細故請痛治荆山張虛名欺罔之罪且慶尚道  
節度使黃衡性本貪暴前爲咸鏡節度使時以貪暴無厭論述又爲慶  
尚兵使猶不改前行貪暴倍舊又論適適值前年倭變猝起朝廷不暇  
計衡之貪暴以衡爲防禦使仍授節度之任貪暴益甚作弊不貲試以  
所行之事枚舉而啓之托以揀取閑良公私賤能射人爲名受密封而  
奸吏因緣用權不論老弱少有嫌怨托密封抄錄受賂即去之因此民  
間騷擾離散過半矣且如漆木自經廢朝所伐殆盡今者托爲修軍器  
督納民間倍數濫徵民不能支至如魚箭沿海之民所賴以資生者也  
今衡漁奪民利窮極漁捕至用軍卒之馬運載輿販以此軍馬俱困雖  
有賊變不能防禦而大患將起矣頃者禮闈以南方凋瘵之弊鼓爲問  
目而舉子等萬口一談皆極陳黃衡貪暴無厭軍民潰散之狀以此可  
見一道之公論矣防禦廳以密封之騷擾民間及不論罪犯輕重而輒  
施嚴刑重罰使軍卒無完膚不能騎馬且多聚校生于營門托爲講書  
曠日不放弊亦不貲舉此數事移文于衡朝廷亦知衡之貪暴矣臣等所  
聞雖止此數事其餘未聞者何可勝言南方防禦最緊而主將失道

至此朝廷豈無一人可任南方之將者乎請廣議慎擇在庭有名望及  
外任者代衡傳曰朝臣有親老乞歸養者近處守令待闕差遣例也  
如荆山者不可許其歸養也故令待其道監司之闕差遣耳貿穀補軍  
貧事未知有補於國有損於民當問於該曹黃衡事一所儒生也表愿對  
策果陳其弊矣然民之受弊與否予未詳知大抵為防禦諸事別作  
古所未為之事則民之受弊容或有之然知南方防禦首末者莫如黃  
衡也固不可輕易邊將再啓不允史臣曰荆山本心非欲聚斂附益只  
緣處事麤率反遭毀謗至比弘羊孔僅指為聚斂之臣時論惜之曰盡  
心國事者自此解體矣或云掌令安處誠力主攻駁或云是時文官徐  
社為慶城判官有憾於荆山構捏中傷社之為人心險詖喜言人過  
而自處不謹識者以浮妄目之竟不為時論所容○尚官朴氏以其族  
親還賤事上言政院啓曰前日臺諫以王后族親及朴氏族親從良未  
便事累日論啓得請而依法從良人外餘皆還賤事奉承傳臺諫見承  
傳曰何不舉朴氏族親之事乎其時色承旨遂以其言取稟自上以為舉  
大綱奉承傳則其餘該司當分揀矣今者上言甚違於法傳曰前承傳  
只據王后族親而言耳非及於朴氏族親矣色承旨李希孟啓曰臣見

傳旨朴氏事當在其中故啓之 命該司分揀○庚子臺諫啓曰北方人

心易動將生變故請速下諭停貿穀以寧民心且荆山張虛誤國何以

備列六卿刑官事務甚緊又不可被推行公請速適之黃衡所犯昨

日已條陳願速快斷傳曰荆山事既命戶曹考啓考啓則當知矣

豈可以此適判書黃衡事今方日暖海路風順賊變可慮知防禦首尾

者無如衡且將帥不可輕適也諫院又啓曰頃者慶尚右道水使擒倭

論功甚不當其區區斬獲何足論功又聞馳襲倭船我船一隻敗沒入馬

多溺死而匿不以聞請推兵使柳年 水使李養傳曰水戰非我長技然有斬獲

可嘉故已收議論賞矣敗船匿不以聞事推之可也餘皆再啓不允○

傳于右副承旨金世弼曰高荆山貿穀補軍資事有補國家者幾許有

弊民間者幾許其以此意并問之世弼曰啓曰當初荆山請以營中所

有爲社倉則必有儲畜矣若有補於國家則誠爲美事若起民怨果如

臺諫所言則甚非矣然戶曹只知穀數豈能知其虛實傳曰弊之有

無宜馳書本道以問且令姑停納穀○辛丑臺諫啓曰高荆山今方推之

終必以法定罪矣豈可出仕乎况刑官事務甚劇尤不可久曠請速逆

其職荆山以貿穀虛張其數以起民怨朝廷皆已悉知不須下問于其

道然後停之黃衡貪暴之狀前已歷舉條陳矣將帥所行既如此則縱有邊釁其能威服士卒以御其敵乎士卒不爲之用矣請急迺其職再啓不允○壬寅臺諫啓高荆山黃衡事憲府又啓曰近日訟者據乳母新奴婢得後所生勿分給之法請考法前法後分揀紛紜呈狀臣等考之則乳母新奴婢得後所生奴婢勿令分給之法甚爲未便此法若行成長既婚嫁者則所得甚優稚弱未婚嫁者則所得甚少而尤未便於奴婢數少者請勿舉行傳曰黃衡事若果如所啓則衡亦不得無罪但防禦廳以其風聞行移耶抹亦的知其事而行移耶若的知之則所當先啓矣其問于防禦廳乳母新奴婢得後所生勿分事其時掌隸院取稟故收議于大臣而酌定矣法既立則不可隨弊隨改也再啓皆不允○防禦廳啓曰黃衡事本出於風聞不可保其的實若的實豈不以此言啓之乎衡雖作事錯誤貽弊於民率皆公事非一己之事也受密封所以慮能射人遺漏也講書生所以慮托儒籍而避役也嚴刑罰所以矯軍令之解弛也他事若不甚非恐不可以此經身邊將也○癸卯防禦廳啓曰左道水營移鎮于金山浦便不可獨斷請廣議且多大浦斗在海濤賊路初面脫有事變救接難至其可移處築城從事官之去令與兵水使者

審西平浦等處同議築城豈容有誤然或有非之者請令新監司更與  
邊將看審便否馳啓傳曰可○臺諫啓前事不允○命政府兵曹知  
邊事宰相會議慶尙左水營移鎮便否金壽童柳順汀成希顏李孫金  
應箕洪景舟辛允武鄭光弼朴永文洪淑尹熙十崔淑生等啓曰金山  
浦在賊路初面移置水營于此則防禦以便但以形勢觀之則主將當  
居中控御左右而移在金山一路若寧海等處有變勢未及救且水營  
本自釜山移于開雲浦當初移設之意未可知今還移于釜山其無貽  
弊東萊亦未可知大抵移鎮事重不可以一時利害輕易變更更須商  
度可永以無弊然後移之今本道觀察使同兵水使商度便否啓聞更  
議施行○江原道淮陽欽谷地震○甲辰臺諫啓前事不允○乙巳  
御朝講大司諫慶世昌掌令金協論啓前事協曰年前遣臣問民疾苦  
於北道鏡城之民以買穀爲悶至於呈狀曰近來年凶糴穀尙未能畢  
納今若買穀安能支當乎所經各官之民皆以是爲怨一一道之嗟怨可  
知矣一邑守令尙不可與民爭利况受方面之寄者乎今雖問于其道  
必不對之以實適足以固其虛數而貽弊於民也 上曰荆山事若如  
所言則弊固多矣前日爲監司時勉力國事屢有大功朝廷皆知矣問

其事之虛實然後當量宜處之協曰寧有盜臣不畜聚斂之臣此與聚  
斂何異哉 上不荅○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  
王后族親違法從良者前年累朔論啓蒙允還賤近者尚宮朴氏以族  
親還良違法上言而該司防啓 特命還從良此固法外事也大抵大  
典內王后小功親則從良而總麻不與焉今以保母族親屈法從良數  
至十餘是保母之尊反重於王后矣請勿從良傳曰大內王后族親  
總麻則勿令從良故并令還賤朴氏則保母而本無子息故自 祖宗  
朝限三十別例從良雖不載大典依 祖宗朝特恩從良耳○丙午  
御朝講大司憲安瑋獻納成世昌啓高荆山等事領事金壽童曰黃衡  
事臣未曾詳知因臺諫之啓始詳聞之所失果大臣前與柳順汀成希  
顏論南方事曰南方之民昇平日久未諳兵事小意變起一遭騷然而  
衡欲固防禦別作古所無之事則民必怨之矣且今三四月誠倭變可  
慮之時也易將似難故未即啓之耳南方之事至於此極軍未在家長  
赴防戍民窮卒疲弊將難救欲固防戍則民必疲但欲字民則防禦  
虛疎欲令百姓安而防禦固臣未得長策也衡之本性則臣未之知也戰  
守固衡之能事也朝廷知衡作弊而不適雖似不當今方防禦緊急代

以新將則恐致虛踈臣與柳順訂成希顏熟計深思而未得長策然徐當  
熟議更啓 上曰黃衡事以防禦廳行移觀之則甚非然欲令軍卒之  
多故如是耳南方之民未諳防禦之事故如是怨望矣衡知防戍首末  
不可輕易矣瑋曰以我朝之專觀之許琮李克均俱以廟堂大臣出為  
北道節度使誠以防禦為重耳今者南方事重豈惜重臣而不遣乎且  
黃衡素無將才特以一時與柳聃年共力討賊故仍授節度而大臣以  
難逆為言是特保全衡也非為國之計也壽童曰請廣議於朝以聞群  
策世昌曰大臣之言必詳料而啓之衡前為此道節度使時軍多怨叛  
腐心切齒者非一而皆曰朝廷豈無良將而使遭此貪暴以受其困  
弊耶大抵軍士憤惋則其能成事乎南方事急擇賢而代衡則民始悅而  
安業矣借曰衡能於禦敵士卒怨叛則衡豈能獨禦乎本土之兵既困  
則將何以支敵乎此非臨陣易將之例也請速逆之大臣之計恐未當  
也 上曰南方事果重所當廣議然防禦廳大臣非一當熟料為之○  
大司憲安瑋大司諫慶世昌等啓曰前日於經筵掌令安處誠啓曰橫  
經問難時侍講官大司憲大司諫等皆當入參云故 上亦令入參今  
考禮文侍講官則正二品已上而無大司憲大司諫入參之例此國



家盛事後日亦必以爲常禮不可以一時之議遽變古例且大司諫於講書官之行入參事已曾習儀以非講書者入參於講書官之列似未便欲於侍臣之班入參則本無堂上侍臣其班次亦未便且講書官中臺諫入參者甚多豈必大司憲大司諫違例入參乎請勿入參傳曰當初禮官以正二品已上磨鍊以啓而又考成宗朝例則有從二品入參之例不可改也瑋等又啓曰橫經問難稀世盛事不可遽變舊例成宗朝雖從二品入參此必一時望重之人故雖不合於禮文從權入參矣臣等了無物望而又不合於禮文請勿入參况明倫堂甚窄不可多數入侍矣傳曰當議于政丞政丞議皆曰勿參似當傳曰大司憲大司諫勿入參漢城府判尹安潤德左尹韓亨允右尹孫澍等啓曰惡米犯禁者壬子年全家徙邊立法而以其太重故於庚申年收議宰相定為決杖一百徒三年收贖丁卯年因安熟輪對復立全家徙邊之法臣等未知從何法而用之敢取稟臣等之意雖杖一百不爲不重傳曰果太重依庚申年法行之○禮曹啓曰文廟別祭初九日當行然今更思之初五日乃誕日當有賀禮不能齋戒矣請於十一日行之且三月三日者筵會及經筵官賜宴乃前例也今方酒禁何以爲之去年九

月九日則雖酒禁特命行之矣傳曰文廟別祭則十一日退行可也者  
英會等事雖酒禁可行○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又啓曰陸  
閑居沃川依憑私債侵奪民田使不得安居欲推其情而事于盡逃只  
有六人矣且既錄賊案恃其豪強侵虐日甚自沃川至青山地境居民  
盡逃若仍在沃川則其民畏脅於閑之威暴必不還來矣請移閑於家  
鄉隔遠之地而令勿出入使流民還集令監司許令陳訴推還土地傳曰  
陸閑事時未見照律矣豈可以法外之罪加之乎令監司禁其作弊還  
集流民甚可再啓皆不見○丁未 御朝講執義尹希仁正言崔重演  
請帝高荆山黃衡請改乳母新奴婢所生勿分法請改朴氏族親從良  
之命請移陸閑于他邑推還流民土田 上曰荆山果以虛無之物貿  
穀於民則甚非矣然受方面之任豈不熟計而爲之乎况今姑停貿穀  
當問于其道然後可知虛實矣領事柳順汀曰管重記所付之物各官  
守令皆自用而未及充備監司兵使適來之時問其有無則守令答之以  
有是故皆以實數施之高荆山事行移於彼處問其虛實則可知矣  
大抵彼道軍糧大之難供軍用前此朝廷亦慮此事計之非一而終不  
得當故其道軍官量宜從減或令自備糧料矣荆山本盡力於國事者

而此等買穀事則果非矣以他事觀之則於撫民必盡情於國事必勉力矣今既下諭於彼問其虛實若果實數則依舊錄之若非實數則減之似當近來北道連年凶荒故得穀似難歲若少豐則買穀甚易究其本心則卒皆為國豈可以此適之且慶尚一道閑良甚多兩界則道內雖狹隘軍額幾二三萬慶尚道則道內甚廣而軍額八十餘數豪強子弟皆免軍額故軍皆殘劣數少且名為業儒者雖不解一字冒托儒藉者頗多今衡欲搜括此等人以充軍額故有此密封講書等事侍講官徐厚曰衡依憑漆箭不論邑縣大小責納液漆一斗漆箭所用豈如是之多乎以此觀之則不用意奉公專意營私可知矣豈可謂之為公乎且衡為咸鏡道兵使時多買貂皮而來李浦亦在其道細知其事而心常鄙之適到人家不知座中有衡之子而揚言曰衡真無狀宰相新適北道所賣貂皮無數轉販取利衡聞此心銜之常欲報復及浦為金山浦僉使衡幸浦在其掌握百計中傷浦無大失而衡發怒欲加重罪浦揣知其意即稱病衡遂拿浦軍官二人各杖一百終夏病瘡幾死且衡之所與訟奴婢者在行伍間衡誣構虛杖其人一百是皆因公報怨其於撫御士卒何如乎一道之民皆曰寧死於倭手不欲死於黃衡之手中

外皆知此言矣而只緣九重深遠未及聞此弊矣將者三軍司命侵暴如此士卒豈不怨叛柳聃年則無一言及之而詆衡如此一道之民豈厚於聃年而薄於衡耶欲防倭寇而反殲盡吾民誠可慮矣請速迺之順訂曰黃衡事果如徐厚所啓則甚非矣然近來人心不淳守令等若遭貶則必造言詆毀監司使之騰播物論凡人之言未可盡信且徵漆之事問于各官則可驗其實矣允衡之所為事皆令推問何如重演曰順訂欲推之言甚不可若不得已推之則先帝可矣豈可仍授閫外之任而推其所犯順訂曰漆箭雖不用漆可著桐油矣今後皆令用桐油為便徐厚曰推之則民皆畏其強暴誰能對之以直乎衡所犯若不的實則南方人豈皆如出一口乎重演曰徐厚所啓事不見於事雖未可盡信民人逃散之言已見於事不足為疑希仁曰大抵主將不使軍卒愛我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順訂曰黃衡性雖貪酷然臨事則必勉力矣所行若善則豈有如此紛紛霧推其實可矣徵漆事最易得實若考其各官書目到付觀察使簽守令狀報之名曰到付守令有所納於監司必錄其數于書目故云可知矣○

臺諫啓前事又啓曰陸閑居沃川托以失榷子擲板徵於沃川郡吏又奪仁化驛馬位田作家而居請移于他邑上曰陸閑攘奪田地與

作家等事不可的知推閣可也再啓皆不允○御文講○戊申 御朝

講持平李蘋正言權撥啓高荆山黃衡尚宮族親事及乳母新奴婢所

生不分事又啓曰陸閑素無才德而今則自分永棄多行不法聲言徵

債攘奪民田幾於數三百頃聞人有羨妻奪以嫁其子及聞從事官李

苞之行恐嚇其鄉人曰李苞我之切族也必不窮訊我事汝輩若有輸

情者吾當毒汝劫之使不得直招今者縱令其道監司訊之不過定差

使負推之耳必不得情請從閑還商使民生安業反覆啓之 上曰黃

衡事問諸宰相皆曰易將固非細事予意亦以為不須逆也且無望重

可任將帥者奈何陸閑侵奪民田罪雖可徒然竄逐乃律外之事推考

後可以定罪餘不允又啓之 上不答○御書講○御文講○臺諫啓

前事皆不允○下陸閑于義禁府問以攘奪民田及奪馬位田造家等事

○成均館司藝金安國吏文庭試居首 命賜毛馬粧○己酉 御朝

講大司諫慶世昌持平洪彥弼啓前事不允○慶尚道觀察使宋千喜

啓曰本道失農左道則縣布半匹直米七八升右道則僅一斗赴防軍

士皆以縣布換米以此南民之食益乏貢物有可蠲減者令該曹與防

禦使同議以減何如又聞本道驛戶多有逃散以此殘弊倍甚加以去

年黃豆不實故立馬者判爲莖雜年麥飼之馬不得充肥雖有邊警勢  
難馳報誠爲可慮道內濫騎作弊者臣當嚴禁限今年秋成減損乘駟  
之人使之蘇復亦令該曹與防禦使同議施行傳曰當議之○咸鏡北道  
節度使馳啓曰兀狄哈等殺虜城底彼人幾盡唯餘五六名移接東長  
城外請於賊路初面羨錢水洞及吾里洞兩口錢江煙臺及松峰底於  
汀灘通望處除守護加設煙臺以固防禦 上從之○庚戌 御朝講  
持平安處誠啓曰高荆山使百姓愁怨甚於古之推盭鐵之事雖桑弘  
羊孔僅宇文融之輩或以過矣與正言崔重演同辭啓荆山黃衡尚宮  
族親及乳母新奴婢等事領事成希顏曰乳母新奴婢事皆云人多寃  
抑更議處之何如高荆山所爲細碎臣以謂性本勤儉所致前日李克  
均成俊李季全等往咸鏡道設堡開道之時臣爲從事官行掌務之任  
時欲遣從事官觀其形勢而難其人問臣臣對以尹璋克均成俊  
等性不喜飲以爲此人嗜酒不可任大事可舉他人臣又舉高荆山兩  
相問何以知其可也臣答曰其性勤儉質實此可取也問所謂勤儉者  
何事臣答曰荆山前爲內膳僉正時釀酒多至十餘石掌釀者偷食多  
和水以酒味不佳故政院請罪荆山知此弊親見以釀持方隆署荆山

憾前日之得譴坐于井頭監洗米訖又坐于厨親見蒸之待冷和麩入  
甕而後連三月直宿以此人不得盜而酒味香烈此雖小事其勤儉可  
知成俊等云能爲人不能爲之事果爲不易遂請陞加爲從事官以遣  
之荆山至北道審地形開道之時或步行一息程其道人民及所同往  
者見之皆以爲難而成俊李克均等亦皆許之此皆非外飾而畏人毀  
譽者所爲也今此買穀事亦非強作邀爵位而然也荆山後爲司僕正  
寺中養馬豆菽甚多而率被盜竊馬未克肥荆山知此弊親自飼馬馬  
極飽腹後以繩較馬腹圍大小而繩之兩端著標籬之篋中有時抽絛較  
之若減圍則必杖飼馬者以故不數月而馬皆肥健此皆本性勤儉故  
也其後除成鏡道兵使帝來未幾又授監司朝廷皆言甚當而以纒來  
旋去難之臣時爲吏曹判書聞北道之人不能聊生特啓請差遣赴任  
之後事多有功且買穀事亦以六鎮軍馬俱困穀數甚少雖軍官從事  
之徒不能饋餉故設此計也臣聞於辛允武允武曰營重記付物一邑  
有大口魚一百尾則荆山減半但取五十尾一介直粟五升則荆山減  
捧三四升必謂此也然非敢聚斂乃爲國家補軍資耳今若論以一時  
錯誤之事則可矣若以爲終身之咎則後無勸勵之人安處誠又啓曰

古之推蓋鐵酒茶者亦非為身也皆為國也厥終或有亡其國者今荆  
山初啓聚斂之事其漸不可不預防且荆山之事又有乖戾者聞北道  
監司節度使守令等當論賞軍士接待野人之時以營儲魚物分給者以  
魚物質穀則其於論賞接待之時當用何物耶是鈞名明矣且聞荆山  
買牛馬鼎釜以與入居者此則猶或可矣以魚物質穀錄于會計似乎  
謀利甚不可希顏曰荆山買牛馬釜鼎給入居人之事臣亦聞之荆山  
於營中一應公事書寫紙地分定各官收合入積量入為出使典守者  
不得偷半張紙多剩餘紙一卷直米二斗則減質一斗以此給付衙前  
及營人買牛九十餘又買鼎釜以與入居人且咸鏡道入歸之途皆由  
咸興府前路荆山坐於道途邊一室若見入居人必食以酒肉且慰以  
安土之意曰何莫非王土可安居於此其所與之物則乃公辦不與於  
其身但入歸者非一而能晨起夜寐必親見慰勞之非誠心本然者所  
不能也此則可嘉處誠曰以魚物質穀皆是虛張誑誣以要譽耳希顏  
曰待人何至如此若以此為要譽則後之為國事者亦不得安心矣且  
黃衡之事臺諫所啓然矣臣亦聞其事多有不可者請上遣使審其  
事情然後處之何如慶尚左右道之事大槩各異軍政不相似柳聯年



未辛

之事異於黃衡之所為軍士見其不相似皆有怨言此彌令不齊所致也臣意以為擇有名望秩高大臣授監司之任使兩道節度使統屬於監司若有邊警單騎馳赴親受方略使節度使不得自專驕橫何如且監司若得其人不計年限久留措置亦何如若然則依西北道例兼府尹之任亦可惟在上裁 上曰監司治民節度使防禦其所任不同當擇賢將以用之不可使兵使聽監司節度也○御夕講○臺諫再啓前事皆不允

三月辛亥朔侍講諸宰皆會以風雨大作 命停殿講○臺諫論黃衡高荆山陸閑朴氏族親從良等事並不納○新奴婢乳母得後所生等勿許分得事令更議金壽童柳順汀成希顏議大典稱父母未分奴婢分給而如乳母新奴婢親給之數雖多寡不同一從財主所為其親得所生於父母未分奴婢數內并計分之似未便故有前議大抵分奴婢前此未有定法或有分得後所生者或有不分者或子女多而奴婢數少則以長幼次序輪回使用或至未產所生并計而分之聽其情願施行其來已久頃因掌隸院取稟以立定法不得無弊果如臺諫所啓然得後所生一切并分則必起訟端不無弊生請勿用前日承傳仍舊為

之盧公弼洪淑南表議父母奴婢理當平均分執若如庚午八月承傳  
官作財主分給時乳母新奴婢得後所生分得數內勿并計則子女分  
得之數多寡不均至為未便姜渾李孫金應箕洪京舟鄭光弼李站朴  
說安潤姑議父母奴婢平均分執在理當然但奴婢多者長成子女乳  
母新奴婢所生雖多勿分猶可也若奴婢數少者長成子女所得乳母新  
奴婢所生外他亦奴婢則勿弱子女必未分得至為不均臣等意以為  
乳母及新奴婢所生各給其親得子女未嫁子女則以他奴婢亦准其  
數分給若無他奴婢則親得所生並均分亦當故前此不立科條以  
此例區處行之已以不須更立他法議入用壽童議○壬子 徐朝講  
至朱易比卦元永貞之語侍講官季沆曰地上有水比言相親比也  
其親比亦有道而後乃可謂元永貞君之於臣亦猶地之有水必相感  
化誠意交孚然後亦可謂元永貞能成長治以安之業凡為人君者不可  
不軫念三代以上君臣交孚三代以下君臣相睽一未得元永貞之義唯  
漢之先主能體此道庶幾於元永貞之言其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其君臣相比之意槩可見矣所謂水在地上親比無間之意也說經  
柳墩曰上下交孚者天地相和之意以人事言之君如天臣如地君

臣相比乃可致化若不相比乾道雖正必無獨成之理又於其間或有小人投間抵隙使踈戾則不可謂元永貞矣虞舜賡歌之際至以元首股肱爲喻高宗置相之日亦曰啓乃心沃朕心此則知其爲可比之人而亦得元永貞之意厥後漢武帝稱汲黯杜稷臣卒不能用此則雖曰知可比之人而不可謂元永貞矣故爲人君者上下交字可否相濟以致元永貞而亦不可不擇其可比之人也且以朝廷言之宰相臺諫皆相和濟然後得元永貞矣掌令金協曰所謂比者不必君臣相比昵然後乃謂比也但當以可濟否上下交字而已若但相比則是曰同也不可謂和也且君臣之間志意相踈則上下不相和比而天地亦不得其位萬物亦不得其齊矣司諫許琬曰和者非雷同之謂也可否相濟同心協力之謂也仍啓黃衡高荆山朴氏族親從良事並不允○癸丑臺諫合司啓黃衡高荆山朴氏族親從良等事並不允○賜者英宴于訓鍊院賜酒樂一等賜經筵官宴于盤松亭賜酒樂二等○甲寅 御朝講臺諫論黃衡高荆山及朴氏族親從良等事反覆啓之並不允○乙卯權停誕日賀禮○上命諭慶尙左道兵馬節度使黃衡其書曰委任之專而責其成功者人主之事也不愆于度而竭力圖報者臣子之職也任之

貳而責之重功不足成而祇以敗事是則人主之過也委之之重任之  
之專而敢或愆于度于于憲用敗厥職者則譴責之罰果何所歸近值  
邦家厄會南方不靖最爾倭寇不思卯育之息敢肆蜂蠆之毒屠陷我  
邊鎮殺害我將士恣其陸梁罔或止遏嶺南一道之民騷然被其禍使  
百餘年昇平富庶之地一困而不得蘇息興言及此痛怛于中廢寢而  
起輟食而吁當時朝議共舉卿可任大事遂委推轂之寄果能宣力敵  
愼掃蕩妖氛嘉乃休績即授卿為左道節度使者蓋欲卿拊循瘡痍之  
卒隱恤困瘁之民俾得以少蘇先固其本根以完其隄防以待寇賊之  
至逸以當困樂以敵窮則彼孱孽豈得逞其侵毒之害而予一人南顧  
之憂豈不少紓哉今者物論沸騰萬口咎卿言事之官論執俞固數卿  
之咎不一而足就其重者言之一日塗甲之漆出於民力備之甚難卿  
刻法倍斂困弊生民二曰創為密封之令令士卒各舉有武才人輒徵  
于諸邑人有嫌怨無不誣舉執徵文者交于道路及其至也有賄則雖  
才必退無賄則無才反拘或有一人而累十被徵者非惟財困於賄賂  
往來之際廢業愆時人馬俱瘁散亡相續三曰徵招諸邑校生試以經  
書少未淹貫托為才疎盡充軍丁非行賄焉則不得免闔道訕擾怨讟

盈耳四目所統士卒少有過差重罰杖者相望于行伍之間脫遇賊  
變不能任騎乘使軍中不堪其苦盡懷離叛之心嗚呼果若人言則一  
道之民不待寇賊先墜塗炭矣責罰之歸將誰任哉噫卿果有是事乎  
夫為將之道不在暴猛在乎撫養之盡其恩常與士卒同其甘苦使人  
人懷親上死長之心然後投之緩急得其死力者或暴而無恩貪以黷  
法未有不敗者誅罰之刑不在乎上則叛亂之禍必在乎下矣張飛漢  
之名將也而不恤士卒終為其下所害史萬歲曹翰隋宋之名將也貪  
暴之迹一露不以有功而見貸非獨此也攷之歷代其為將而貪黷殘  
虐者則未嘗不敗足為昭鑑以卿立朝之久更歷之多必審夫古今成  
敗之迹禍福之故矣卿果為是事乎况以予委任之誠寵遇之厚卿安  
忍重困憔悴之民以負予待之之意乎初予之任卿也謂卿前為節度  
使被駁而迺令任之而不改其轍則予未免謬任雖然人豈能無過過  
而能改斯為善矣安知卿昔日之過已與化俱徂乎故予棄前之愆責  
後之效復拔卿於沉滯之中委以閩外之重卿豈不感激思奮以自冀  
效於新節而敢忍為此乎人君既委臣以重任則不可以人言而遽易  
卿其體予委任之篤益虔乃職改其舊而新是圖以無替前功若夫幸

其優容罔悔前非以致軍民之猶苦復起物論之騰沸則公道難屈邦  
憲難撓予雖欲私卿得乎卿其戒哉毋自貽感○臺諫合司啓前事又  
上劄其略曰邊鄙國之門戶必擇良將以授其兵民生國之根本必去  
培克以殖其生黃衡貪暴縱恣所至騷然下不能堪比緣倭禍猝起謬忝  
閩外之命嶺南自經倭患邑居蕭條民物彫瘵而衡日事從禽馳逐山  
野十馬困頓此不堪一也峻法嚴刑卒無完肌至有不能騎者此不堪二  
也奪民魚利調載軍馬轉販取貨此不堪三也加以設為密封賄賂充  
積坐營百匠務窮奇巧多徵漆汁藉公為私又有甚者盜奸僚妻淫縱  
無忌此禽犢而冠者也衡之一惡足以伏罪而集諸衆醜猶儼然為一  
方司命 殿下亟宜賤斥更揀良將代之而祇馳論譴之衡所在貪縱  
雖屢被彈劾猶不少悛則 殿下又一之教其能使衡改心而易慮耶  
此臣等心所未解者也高荆山素無學識為當道者所譽至授方面之  
任猶不知足藉補軍資陰為己功祇據文簿以虛名為實加魚腸鷄  
豚一切定價漁奪民財其橫斂以病民與桑羊孔僅無異古人恥言財  
利其慮遠矣今荆山一開利門其端雖微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殿下當退斤不暇而猶據秋官之長此臣等深所未解者也 祖宗成

憲載在國典其在後嗣不敢違越尚官朴氏雖保養 聖體有推燥居  
濕之勞報償之恩宜不過錢帛令弟姪之屬以賤爲良者幾至十餘監  
於私恩孰甚於此外親從良尚有限制豈可以妯姆之賤踰越王后而  
倒施之哉伏願 殿下深軫 聖慮勉副公道 上不納○丙辰 御  
朝講臺諫論前事仍啟黃衡前爲節度使奪奸虞候之妾又柳繼宗誤  
奸衡所奸之妓及衡爲防禦使盡納繼宗之妓而奸焉且爲北道兵使  
天科與清西江月分配於其道公然率畜營中又於 成宗朝病親  
呈辭歸卧妓生笑春花之家者四五日其後遭喪仍奸其妓其時論以不  
忠不孝其用心如此不可不適其職並不允○傳于政院曰今聞臺諫之言  
黃衡私犯甚多皆人所不忍爲之事然其實與不實不可詳知主將不可  
被推在任其以適差便否收議於三公○舍人韓效元以三公意啓曰  
近日盜賊興行全羅道尤甚金溝礪山等官公解連掛馬廐止宿買物  
馱載人并擊走之盡掠其物常時作賊於民間者有之矣於公解作賊  
自古未聞脫此賊黨合爲一群必爲民患不小請下諭於其道監司令  
與節度使共議措置整軍追捕從之○臺諫合司三啓前事不允○丁  
巳 御朝講臺諫論前事答曰黃衡事嘗議諸大臣而處之餘皆不允

○三公議啓曰黃衡旣以私犯被推不宜在職當速逆從之遂令義禁府拿推○御父講○臺諫合司啓高荆山及朴氏族親從良等事並不允○戊午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特進官李坵曰今年飢饉倍於乙巳癸亥京畿尤甚民生至爲可慮請令戶曹賑貸窮民 上曰其令戶曹措置○傳于政院曰經術本也詞章末也今世之士皆趨於末不究其本其於橫經問難之後分三所講經以取士○傳于政院曰前者朴氏上言所願族親等公賤則免役私賤則以年歲相准公賤換給後免役屬內需司○先來通事朴榮還自中朝啓曰中朝宦者劉瑾之黨吏部尚書張彩獄中飲藥而死其死屍陵遲於市又前年十二月間叛賊劉烈復起兵反割據泗川道陷三邑盡殺長吏刑部尚書洪鍾往討之尚未知破賊否也又尊太皇太后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皇太后曰慈壽皇太后又闕外有西湖皇帝日事遊行每車駕出盡閉宮門或三四日或五六月如是者殆無虛月又皇帝視朝月不過二度本國使留皇都五十日皇帝視朝只正朝及慶成宴日而已傳曰安化王何以處之乎朴榮啓曰當時不論其罪而仍囚矣傳曰知道○臺諫啓高荆山事又啓遂安郡守申奉盧用心貪污不合守令价川郡守趙



玉峴不可陞職且人物不合請並施 命適玉峴餘不允○江原道所  
進白檀香限三年蠲減○己未文城府院君極洵啓曰橫經問難時臣  
當入侍第以腰下不健不能陞降恐顛躓失容請勿入參傳于政院曰  
養老乞言猶可為也世無其人不得行也如文城老成之人不可不入其  
令他人代為班首而令文城參試可乎政院回啓曰文城耆舊之人固  
當入參 上答洵以勿辭洵再三固辭從之史臣曰洵在燕山朝身為  
首相係國輕重而坐視燕山殺戮縱淫衆叛親離宗社將危曾不能措  
一辭匡救每值下問輒以兄當為對時人謂之兄當宰相及 上反正  
之月蒼黃失措罔知所為其子應龍強起之引詣軍門則汗流徹背叩  
頭謝罪但乞得自盡而已心神俱喪正為頑然一塊肉幸賴三大將不  
枉殺之恩得保首領且復名參勲籍再為首相馮道之後復有此人橫  
經問難國之盛事而以如此之人目為耆舊欲令參侍亦為可恥之甚  
也○庚申慶尚道觀察使宋千喜進鈔鐵一斗 命下工曹○辛酉  
上親祭于文廟因 御明倫堂橫經問難仍賜學田百結○壬戌臺諫  
啓高荆山申奉廬等事又啓尚宮朴氏族親事 上教只許免役臣等  
亦以為免役非從良例故止而不啓今見承傳其私賤以公賤相換移

屬內需司此專私恩非公道也請改之並不從○成均館大司成柳崇  
祖率學官儒生上謝箋曰右文而尊百王師克種釋菜之奠崇儒以恢  
萬代法特舉咨道之儀喜溢臣隣事光簡策恭惟 主上殿下乾健下  
濟謙卑上升思安放勲之欽明允執中而精一念典高宗之終始學遜  
志而緝熙日就月將火燃泉達適追 祖宗視學之制遠邁漢周拜老  
之規祇薦黍稷之馨禮洽誠感講劇性理之奧心得躬行巍乎有功煥  
焉無間矧頒酒肴之多旨均霑雨露於菁莪浹骨淪肌與天同德實隆  
在泮之飲妙契訪箕之誠且賜學田已為非望之澤而擢髦俊亦是異  
常之榮振古所稀於斯為盛伏念臣等俱以庸質獲際昌期鼓舞陶甄  
咸被早麓作人之化直溫寬栗庶勉后夔教胄之方仍書啓曰 聖上  
視學橫經問難咨訪澄心出治之道臣賜對大學書度夜思聖經賢傳  
之奧旨程朱論辨取舍之格言歷代可鑑可戒之事異端學術毫釐之  
差纂綱目十箴且經傳所論性命之淵奧諸儒辨析同異之正論采而  
輯錄名曰性理淵源撮要竊欲獻芹曝之微咫尺天威十忘七八未悉  
所蘊粗陳大槩退而謹書始末以獻焉傳曰所獻書兩卷佳甚且每閱  
儒生多聚于學昨日見之果愜所聞予之給學田及命擇儒生可用者

亦欲培養士氣可用儒生速抄以啓仍賜唐表裏一襲特加一資又命  
賜金帶一腰崇祖啓曰古人云有食芹獻君者 殿下降屈至尊幸學  
論難臣只陳其懷抱非有心於爵秩賞賜今特陞資厚賞心實未安傳  
曰兩卷書非徒包括性理之奧規箴可嘉故特加耳其勿辭傳于政院  
曰今崇祖所獻兩書其速開刊頒賜朝臣又於經筵進講討論其進大  
學三綱八目箴箋曰窮神知化望賢之學問精切修己治人帝王之傳  
授心法肆瀝卑抱庸瀆高聰竊觀古大學規模條理極其詳由體達用  
君天下律令格例該而備公流求源首明德新民至善之綱繼知止有  
定能得之效平治家齊之務本乎修身誠正知至之原在於格物要領  
宏大而節目織密文理接續而血脉貫通河南程先生表章於戴記紫  
陽朱夫子註解於淳熙奧旨微辭絲分縷析西山推行其義丘公補輯  
其遺臣早嘗服膺晚竊知趣謂性理源委誠萬世教人之善龜知事物  
後先實百辟臨民之軌範曩叨講讀啓沃之列嘗進格致誠正之論每  
念 聖聰之明必資經術之助物格則魑魅莫遁於禹鼎鑑明則共驩  
難容於虞朝真一人之衷昭揭白日於萬物之理洞析秋毫不量菲薄  
之才思效著述以進身或在千里之遠誠常懸九重之深濫蒙鳶魚之

陶甄因與普我而探討懷懃懃報上之烟寤寐不忘君恒兀兀繼畧之勞門垣皆置筆劔性命道德之奧爲綱目本末之箴明善誠身之方粗陳梗槩齊家治國之要略舉綱維載瞻九仞之高庶禪一塵之益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道積德脩懃勉高宗之遜志月將日就宥密成王之單心方將窮理盡性而切磋琢磨益致直內方外而瑟憫赫咷欲引發鼓率准的須洞徹表裏精粗俯仰微誠仰塵清燕止當止得當得盡天性之極而無一毫之私明益明新益新正吾心之矩而同萬民之欲其明明德箴曰一陰一陽本一太極繼善成性理氣妙合秉彝懿德人所同待精真之凝靈妙虛寂不畜於愚不豐於智內具衆理外應萬事統性與情神明瑩徹情動於性純善無雜意發於心幾善與惡理動氣挾四端之情氣動理隨七情之萌氣體之充志氣之帥志一動氣氣一動志志先意後晦庵之言意先於志北溪之論志心所之意乃謀度心有所之意必思索意思有定志又以立二義一致互明其說才為人能昏明強弱願論稟氣軻指性發考之事理程乃爲密氣質稟賦通塞清濁質具形色氣爲動息知來箴往氣魂質魄天地與人氣質之原分陰分陽動靜互根司聽司視聰明知覺氣能運行質有

彼屬氣拘初賦物化形接塵汚明鏡蒙昧昏黑本體之明昭晰不息良  
知良能自然之性孩提及長不教愛敬隨感以應油然而發孺子入井  
莫不怵惕知皆擴充兢業克復五性之德淵泉溥博不可勝用天下明  
德止於其止欽明濬哲聖慎存養賢謹省察全動靜德靜專動直具動  
靜理於動易失若不致察或差毫末淪於虛無流於寂滅為我無君亂  
倫自縻兼愛無父親疎不擇記誦眩理詞章篆刻權謀詭詐術數迂曲  
杞柳栝捲矯拂戕賊作用運動湍水食色皆混善惡唯認形質氣馬所  
適舉物遺則詖淫邪遁蔽陷離窮發心害事機變盲聾百家衆技識緯  
符祝告公苟揚韓蘇胡穉鶻突杜撰隔靴和痒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紛紜  
謬<sub>戶</sub>降衷性鑿訓詁附會舛錯<sub>資</sub>清談雌黃糟魄事物夢幻人世塵  
芥八荒青白其眼睥睨巖廊絲悲黃黑歧泣南北放浪形骸蔑棄禮法  
抄轄銜杯為通恣情高卧為達玄靜厭事為雅勤謹奉公為俗索隱行  
恠窈冥昏默博物洽聞汗漫不約未聞格致之學安有反身之實驚遠  
喪志行已無益孔兼氣質益道性善相近習遠昏愚知勉上智下愚質  
定不易本性之善在中緒出為勿暴棄人一已百變化氣質及成功一  
彼昏不知理氣莫別氣不論性性不論氣歧而執拘不明不備程張割

析明氣理氣殊形稟理二天地氣不外理理寓氣裏理不離氣渾然  
一本氣不雜理粲然不混無先無後無端無始賦物之初理一氣二物  
稟之後氣同理異君子善反不性形器正論一出宣朗日月千古昏惑  
一朝洞豁惟精惟一擇中允執其作新民箴曰民心之天本與我一污  
于流俗舊染未革湯盤自警日新其德建其有極敷錫五福推同然心  
與其孝悌若窘飢寒何暇治禮同其好惡既富方穀分井受田鑿飲耕  
食不違農時不奪蠶績女有餘布男有餘粟不飢不寒仰事俯育設庠  
興校教以人倫觀瞻感化作其自新鼓舞陶甄範圍經綸勞來匡直振  
德輔翼直溫寬栗優遊自得會其有極于極保錫若不自新本體不立  
施之無源民不心服管晏功利申商慘刻孫務服遠悝盡地力律令刑  
法食貨措克假托富強騁其私術拂其好惡剗割心肉強鴟茲究羸顛  
溝壑救死不贍敢望振作絜之以矩同其所欲興仁興讓不期而待其  
止至善箴曰鳥止丘隅射準正鵠虞張其機省括度釋降衷之善惟皇  
之極不偏不倚彌高彌堅無適無莫忽焉瞻前躍如卓爾中道而立孝  
弟忠信仁義禮智乃目之大當止之大念典于學切磋骨角於緝熙  
敬琢磨玉石知止其止能得其得瑟向赫啞表裏如一止於至善巍然

盛德親賢樂利無一不獲事之終始物之本末無不用極止而不遷無  
黨無偏蕩蕩平平歸其有極浩浩其天若不知止擇善固執敬墜阿諛  
仁流姑息孝從親令慈長子惡夫婦私昵信諒尾白為我無愛仁義之  
賊無權子莫執一廢百敵器不中虛敵滿覆皆失其中過猶不及慮而  
後得不可不擇其使無訟箴曰惟皇上帝生民有欲欲動于中知誘於  
物利義之交失得之接窒而不通訟由以作無情詐飾變亂黑白垢吾  
心鑑昏而不察眩是與非撓直為曲鬱抑不伸冤枉抱屈片言以折明  
清審克雖曰能斷非本而未誠內自訟克復四勿吾心之德蕩蕩正直  
無少私蔽光明聖哲矯偽之人自然畏服水怪狀現嶠犀之靈虞尚質  
成周文之庭蟬綏范冠蟬筐蚤績此謂知本在明明德知其所以止得其  
當得必至於終始惟一其格物致知箴曰心外無理理外無物致吾  
之知在物之格天道變化風霆發育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絪縕坎壈各  
稟亭毒散為萬殊各一太極五性四端本善無惡堯舜塗人其初如一  
引伸觸長即物以窮日格一物日日積功一朝心源融釋貫通達道達  
德瞭然心宵如鑑之明莫遁妍蚩如衡之平輕重難欺千蹊萬徑皆適  
邦畿若不窮格以致其治物之精粗事之是非顛倒錯亂眩瞶昏惑背

君父道昧忠孝節忽長幼序暗男女別忘朋友信失秉彝則姑息眼前  
扭愛骨肉苟安鳩毒溺情惟薄罔慮危機不愧慙德迷人疑禍感夜半  
哭媒患巫蠱釀毒餅藥息乖父子孽生嫡妾諛佞為忠正直為曲奸諂  
日進賢智退藏由不知微自速危亡格致之功誠正之方千里之謬一  
毫之差是非之鑑剖析不煩精以察之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不息不強  
其謹獨箴曰天德王道要在謹獨一念之微幾善與惡此心之發幽暗  
細微未形於迹已動其幾人未及覺我已獨知善惡不逃吾心之識當  
此之時顯見昭灼此厥不慎放過毫末從惡如崩燎原難撲義利之戰  
如蠻如觸一膜之間便為胡越及見君子揜護具慝怵迫遮閉心勞日  
拙如見肺肝蠶然愧怍是雖自欺猶真恥格過此以往不知紀極心注  
幸為神運酬酢十手十目所指所覲是非得失反不自覺入市攫金物  
交於物悍然不顧冥然莫察昏虐侈縱放逸頗僻無所不至為鬼為蜮  
其機如此當自惕若惡惡如臭好善好色危微精一義敬方直心廣體  
胖快足自慊浩然充塞正是四國所操者約惟恭之篤無曰不顯罔或  
少忽其正心箴曰心之神明理氣之合虛靈知覺寂感而寂放彌六合  
卷退藏密性命之正道義之源形氣之私物我之分危微之幾善惡之



陶操舍之萌聖狂之端應感之妙人情之常感物而動或存或亡一心  
之微衆欲之攻飲食燕安歌舞鼓鍾宮室臺榭土地兵甲游田鷹犬射  
御力珍禽奇獸美草異木官反貨內寶玩珠玉符讖圖書仙佛巫祝  
奢麗侈服蛾眉嬪妾忿懣好樂憂患恐懼貂璫壁幸阿意無忤輻輳於  
前巧中其欲淫聲亂耳妖姿蕩目桑雍中結蟾蜍內蝕聽誨奕秋思繳  
鴻鵠事幾之來念慮之發若不加察情蕩性鑿治心之防莫善寡慾明  
鑑戒後金人恭默盤警渴人杖扶顛蹶予慮伏屍席慎寢息劔思佩德  
庸以納約觸物知懼寓目兢惕持敬丹書勝怠無逸內盡不生外諛難  
托廓然大公無少私曲閑邪存誠懋敬厥德其修身箴曰一腔之內萬  
慮之集鼻口耳目鼻味聲色手足動靜威儀千百筋骸之束各有其則  
尊其德性道其問學肇修人紀慎微天秩言則忠信行必篤敬改過遷  
善懲忿窒慾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正誼明道不計功利已所不欲勿施  
於彼和順中積英華外發動容周旋有中繩墨親所當親愛所當愛敬  
其可敬畏其可畏賤而惡之哀而矜之傲惰之接無偏無陂惡知其美  
同歸於德好知其惡使不爲惡遜志盡賊逆耳砥石不溺於愛小貪於  
得孟方水方表正影直戰兢自持乾乾夕惕其齊家治國箴曰一家之

法天下之則不出其家教成於國父父子子親親之極凡兄弟朋友友  
之篤夫夫婦男女之別整然肅然其儀不忒天下之人於此矜式孝  
以事君弟以事長慈以使衆各適其當家或不齊壞亂天常終風且暴  
綠衣黃裳魚網鴻離不可詳角弓翩反相怨一方大不友恭聞于其  
墻弗祇服事大傷考心不子厥子小笄怨深二子乘舟青蠅止棘牝鷄  
家索龍焚流毒禍水燕啄玉環塵瀆胎患閨闈三綱斃絕五常之性非  
由外鑠敦叙天秩豈可強為孝弟與慈以端而推惟慈之天家國之急  
於子不泯于民或滅惟孝與弟閒或有失母之慈子未學知恤事君事  
長皆勉恭恪鰥寡孤獨易慢而忽赤子無知呱呱而泣其所好惡不能  
自說心誠求之尚不遠欲矧此惇獨流離艱難凍餒勞苦怨咨慨嘆推  
愛子心惠鮮周之民懷其仁鼓舞感發仁讓於家薰陶其俗貪戾之孽  
亂亡之促為善之難如天之登從惡之易若土之崩善必積成惡雖小  
休一人之善萬民之福片言之非債事之速弩牙之動影響之捷君之  
一身民所則效違其所命從厥攸好桀紂率暴民從好暴堯舜率仁民  
知禮節有德於己責人之善無惡於己正人之惡箴身不恕喻人不得  
造端夫婦自卑以陟風行草偃聲教以迄桃夭宜家蓼蕭宜兄鳴鳩正

國歌詠性情刑妻及第天下化成舉斯加彼如掌之反慎厥身修邇可  
及遠其挈矩箴曰匠之制方持矩以度君之出治匪心不克萬化之源  
一心之費以心為矩推以度物天下之心無閒於己如非我願亦勿施  
彼老老長長興孝與弟幼幼及幼恤孤子惠彼我之間以矩以挈同其  
好惡從心所欲不踰其矩皆止其極矩之能挈好惡之公矩之不挈好  
惡不同民之好惡實關財穀財之聚散由人貪聚人之用舍君心善惡  
生財大道休養生息財天所生民情至願若務鳩歛天怒民怨天命得  
失人心嚮叛天理存亡皆決於此挈矩之道不過如是先慎乎德與民  
同樂以義為利內本外末善人為寶不寶金玉彥聖心好媚疾遠斥若  
知愛惡未盡黜陟不能挈矩妨賢病國居位修己治人之術驕泰必慎  
忠信必得食寡用舒生衆為疾富箴天下家給人足各得其所不知帝  
力一矩之挈天下保舍折旋中矩外方內直隨物賦物與天同德性理  
淵源撮要文多不載○癸亥 御朝講臺諫論前事不允○甲子 御  
朝講臺諫啟前事不允司諫許硃曰科舉之事自廢朝解弛如禁挾冊  
嚴棘圍之事古有其法監察入門官等專不檢察請申明其法嚴畫措  
置今棘圍甚疎不無相通之弊國家專以科舉取人而疎闊如是請更

申明且殿試出題亦於先王朝殿坐後試官入殿內即相與議出而  
自廢朝時前一日試官預出題取稟其事似未便而至今因循此非古  
制請更依先王朝例其日殿坐後即出題甚當○傳于政院曰許硃  
所啓棘圍挾冊事申明考察可也殿試出題事於祖宗朝何以為之  
考之以啓禮曹判書申用漑啓曰臣見成宗朝殿坐後試官入于御  
榻前即共議書啓以出矣傳曰知道○御多講祭贊官李世仁曰今當  
右文興學之時凡事不可不備舉成宗朝教養文士人材大盛如崔  
淑精成倪曹偉俞好仁朴闇金孟性魚世謙皆一時名賢金時習南孝  
溫雖非中科第亦一時文士其文章遺稿皆沉泯不傳後之人何據而  
知一時文章之盛且詩詞本歌詠其風謠以此知其風俗汚隆政治升  
降大有關於治體不可使泯滅無傳右數人之子孫必有先人遺稿請  
搜括編集開刊傳播甚當上曰前者已命搜編右人等集開刊矣然  
可更命速刊也世仁曰世宗朝朴堧應時以生傳習禮樂於中朝播於  
東方堧之所撰樂詞亦甚美而其子孫孱劣不能播之於世請開刊藏  
之於禮曹掌樂院以時教訓然則東方樂詞可一復古之盛音矣且崔  
溥漂海錄自金陵至帝都山川風土習俗無不備記吾東方人雖不目

觀中原因此可知請并開刊傳播○臺諫啓前事不允○乙丑御朝講

○臺諫合同啓高荆山等事不允○御夕講○命復建孝子洪戒山旌門

以礪後人旌門年久破毀說經○命預書殿試數題以啓稟予取舍因

對讀官金壽童之稟有是命○丙寅五更一點上御勤政殿發策

題試士平明幸慕華館試武科○始用男樂○丁卯忠清道觀察使柳

世琛卒其妻俞氏聞訃哀毀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死事聞旌閭○臺

諫啓高荆山等事皆不從○戊辰臺諫啓高荆山等事憲府又啓年凶

有酒禁請停新及第遊街上曰遊街乃所以勸勵不可停也餘並不允

○己巳臺諫啓前事不允○慶尚道青松府眞寶縣地震○庚午臺諫啓

高荆山貿穀補軍資事問於咸鏡道然後處之故姑退傳曰知道○臺

諫啓尚宮朴氏族親事不允○賜生負姜台壽等十六人及第○辛未

受朝祭御朝講講至周易履卦九五夬履貞厲領事柳詢曰夬履云

者言人君凡事剛決之意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事不當斷而夬履則

危厲也如聽諫納諍及事有是非判然無疑當斷而不快履則亦非也

今臺諫累旬論啓一不蒙允臣恐上當夬履而不夬履也高荆山則

上意以大臣為重故不即允允如尚宮族親免從事則違法干私臺諫持

公論啓之不須留難當即夫履矣掌令安處誠獻納成世昌亦啓免役  
事不允○聽輪對○正朝使邊脩來自中朝啓曰 皇帝視朝甚稀百  
事陵夷安化王夫妻廢爲農夫園內安置且劉瑾定罪傳諭榜入梓流  
布臣亦得一件而來敢獻命賜酒○臺諫啓前事不允○以李自健  
爲漢城府左尹韓亨允爲忠清道觀察使閔恂爲司諫院司諫金瑛  
爲正言○壬申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甲戌臺諫啓朴氏族親事  
又啓忠清道觀察使韓亨允前以不謹守喪被駁今不可專制一道三  
嘉縣監趙演罪犯職污不合守令請並遞傳曰尚宮親族事私賤免役  
則不得已以公賤相換相換則又不可無屬處故然耳今臺諫強執論  
啓故私賤則不許免役耳餘不允○乙亥 御朝講臺諫啓韓亨允趙  
演事不允○丙子 上御勤政殿唱文武科擢仍受賀○經筵堂上掃  
墳時 命給澆奠床臺諫啓韓亨允趙演等事皆不允○丁丑御朝  
講臺諫啓韓亨允趙演等事不允○御晝講○戊寅下陸閑于禁府以  
土豪作弊奪人土田也○己卯舍人韓效元以三公意啓曰來四月初  
六日行夏享大祭初二日乃散齋也親閱殺禽甚爲未便請於祭後退  
行傳曰其停之○臺諫啓韓亨允等事又啓曰去十一日親祀文

未辛

廟時有人憑藉內需司托稱告祀設祭于養賢庫內東山云先聖先師廟庭近處不可設淫祀以肆褻慢臣等驚愕不知其由傳曰告祀事非予所知問于大妃殿則養賢庫內有付根付根者官府設祠祈祝國俗也堂例必設祭故然矣云他事不允

四月庚辰朔大司憲安瑋司諫閔愾啓韓亨兄守喪不謹有關人倫不可為一方表率請速處趙演廢朝時為瑞慈臺監役罪犯賊汚至於錄案後雖發明不可臨民請改差不允○聽輪對○御書講○命成均館所庶儒生趙光祖金錫弘黃澤○江原道觀察使啓稟鄉吏驛吏盜干牧子嫁自己婢所生女子從良從賤便否 命收議于政府該曹柳詢議鄉吏驛吏盜干牧子等身雖良而役則賤者也其娶妻所生自當於父役處定役女雖無役其所生則亦當屬賤金壽童議大典賤妻妾子女條註鄉吏驛吏盜干牧子等嫁自己婢所生於父役處定役云而女子則不別言故論議不一以為不可為良前日法條磨勘時亦以從母役為議然更思之一母之子男則為良女則從賤似未穩當大典亦有女無役之文則鄉吏驛吏盜干牧子之嫁自己婢所生子女恐亦例同大典立法不可輕改會議歸一然後定法何如柳順訂議大抵以賤從良之法

甚重而大典內鄉吏驛吏監干牧子等嫁自己婢所生於父役處定役此則從良之法似輕意者鄉吏驛吏監干牧子雖是良役其苦與賤役無異故其自己婢所生從父定役耳若其女子則不可從父定役而又不可輕許免賤亦不可以私賤論定使嫡同生使喚殘害有肉也太典內公私賤娶自己婢所生給已之官主云云鄉吏驛吏監干牧子雖非賤人然其身役最賤苦其娶自己婢所生女子依公私賤自己婢所生之例施行則用法有所據矣觀李孫所啓鄉吏所生屬本衙門官婢驛吏則屬本役轉運婢牧子所生則屬公賤比亦據公私賤娶自己婢所生給官主之法也依李孫所啓施行似當盧公弼議大典內文武官生員進士錄事有蔭子孫娶公私婢爲妻妾之子女其父告掌隸院覈實錄案則凡無蔭一應平民嫁賤所生子女不得爲良而從賤久矣又載鄉吏監干牧子等嫁自己婢所生於有父役處定役不通仕路竊究立法之意非優其鄉吏等輩而比之於文武官有蔭子孫也鄉吏驛吏監干牧子其役最重而雖有關不可以平民充役故特設此條欲其類自繁而庶不乏役耳其所生女則本無父役處定役之理大典所載所生之父只稱子而不及女明甚其父子自依平民嫁賤所生之例從賤何疑前日該司以大典泛稱鄉吏等所生於父役處定役而



不分辨子女改并必從良恐失大典之意也若以一父所生子則良役女則從賤為不可則是鄉吏等輩反無異於文武官有蔭子孫豈理也哉若以所生女子本縣不應使喚須屬公賤則奪私屬公非惟無名允無蔭平民嫁賤所生皆與此同亦可盡屬公賤乎大典立法非不詳盡但官吏不察致有紛紛之議臣意以為鄉吏等嫁自己婢所生子則自依本條於父役處定役其女則亦依平民嫁賤所生之例從賤自不悖於立法本意鄭眉壽議大典鄉吏蓋于牧子嫁自己婢所生於父役處定役者皆是苦役欲令役使之多也其不分良賤者本是賤口雖在官籍其不通仕路則固矣其女子則與凡民自己婢產無異骨肉雖不得殘害而疎親則當使喚無主閑遊則許人陳告以屬公賤亦有法例大抵鄉驛吏蓋于牧子本是無罪良民世傳苦役已為哀憫今以婢產永屬公賤實為無名况非先王舊制不可立新法條依舊勿役為當朴安性謹依李孫所啓施行何如閔孝曾議牧子蓋于鄉驛吏嫁自己婢所生女子從良則與其甥從父定役輕重懸殊屬賤則嫡同生必至相殘反傷骨肉屬公賤似當金應箕洪景舟辛允武議大典云鄉吏蓋于牧子等嫁自己婢所生於父役處定役不通仕路則其子從父鄉役而其

女子則從私賤非大與於父役處定役之意若男女并從良役則續錄刑典妻子女贖身時別侍衛甲士內士族人文武科例論云則是重其贖身之意也觀此則鄉吏驛吏盜于牧子寺嫁自己婢所生女一皆從良果為甚輕盜于牧子所生女則屬公賤驛吏所生女則屬轉運奴婢無轉運奴婢處則依驛女嫁良夫所生例屬其驛鄉吏所生女則屬公賤等事并依格本施行何如 上從盧公弼議○命蜀平安道未納豹皮以除民弊從戶曹之啓也○辛巳 御朝講臺諫啓韓亨先趙演等事不允獻納成世昌曰頃者文廟親幸時於養賢庫設淫祀事臣等聞之不勝驚駭又聞以內命為之云尤為失望雖無知小民不宜設祀於學宮之傍况國家安可設淫祀于先聖廟貌近處以時褻慢乎史筆見錄亦甚不美矣雖是 慈旨後須力陳勿行淫祀掌令金協亦啓之以此 上曰告祀事予初不知亦未知古有例矣前因臺諫所言稟于上殿乃知有古例然此甚不正之事不可為也今則業已為之雖欲追之何可及耶○領議政金壽童啓曰臣本以庸資又有罪咎豈可以居首相之位臣之罪狀前已悉啓矣廢朝時不能行喪制罪莫大焉 趙喪雖時王之制在今時已為名義之罪人首相居百僚之上人所瞻仰豈

可身負罪而冒居乎請辭免 傳曰勿辭壽童固辭至四不允○御久  
講侍讀官宋好義曰頃於文廟 親幸時淫祀事臣等聞之不勝驚駭成  
均館乃首善之地風化之所自出豈可設淫祀於此以褻慢先聖乎若  
知如此不若初不為 親幸之舉矣今此祀事雖是 慈旨人必以為  
殿下不能正家故然耳請深軫念後須痛革 上曰予亦初不知設祀  
事且未知有古例今聞臺諫所啓予亦驚駭○壬午 御朝講掌令安  
處誠啟韓亨弘趙演等事不允處誠曰京畿凶歉視他為倍故已從觀  
察使啓請 命給軍資倉及京倉之穀然臣聞之非但京畿他道亦然  
賑貸不可不急况今方付種非但農糧乏絕種子亦難備請下諭諸道  
觀察使並封私藏穀食量宜散給何如特進官李季男曰京畿忠清道  
及慶尚左道皆甚凶荒當速賑救然散給多費而國用因此亦窘臣欲  
別錄甚窮不能自存者特散給賑濟以救之然待觀察使具報然後處  
之 上曰賑濟貧民不可不急受方面之任者當以恤民為先必啓請  
賑給戶曹亦宜措置○領議政金壽童啓曰政府地位崇重郎官等流  
猶且精選臣安可不計痕咎而貪戀 上思久居具瞻之地今欲期於  
得請敢辭傳曰已往之事何可更言時王之制然也何能免俗大臣進

退不可輕易卿其勿辭壽童辭之再三 命勿辭○御夕講司經黃汝  
駮曰 上命舉可用儒生成均館舉生負趙光祖金錫弘黃澤等此數  
人者皆無學問操行恐未副 聖上誠求之意趙光祖方有志於學猶  
可用矣然廢學從仕亦非其所願大抵所謂薦舉者宜擢才行特異者  
不可以凡類充其選也待講官具之慎曰 成宗朝視學之後講書儒  
生擢安良生叙用矣然與今薦舉之例不同臣亦聞之今此薦舉之人  
殊無才行不可用也 上曰薦舉故已命叙用矣然更可廣議薦用○  
馳書于八道觀察使曰在前救荒時官倉穀食不足則並封私藏穀食量宜賑  
貸食道內凶荒尤甚處只以官穀有難賑濟則並封私藏穀食量宜賑  
濟○咸鏡北道節度使崔漢洪馳啓野人 吾沙吾罪狀請刑推 命召  
政府該曹收議便否柳順汀成希顏李孫金應箕洪景舟辛允武鄭  
光弼洪淑尹熙平崔淑生議今觀崔漢洪啓本則吾沙吾果有罪刑  
推似當但吾沙吾所居距本鎮不甚近不可視同城底野人一以威刑治  
之且日繫刑訊之際或至殞命因此起釁亦不可不慮姑令悉還愁隱豆等  
家侵奪物件後聚城底頭頭人再致吾沙吾于庭語之曰吾沙吾以歸  
順人潛賣我國人物欲轉賣深處其罪固重事既敗露恐懼謝罪之不

暇猶不畏忌反怨進告之人奴木哈愁隱豆等侵毒不已今又來逼城  
底愁隱豆所居至奪財物其兇悍益甚當具報主將轉啓朝廷置之重  
典然以汝頑無知不可依法深治以塞悔過之路姑從輕典略加箠  
楚後若不悛其心頑暴如前則其收捕抵法亦不難矣汝其知悉將此  
意開諭決杖八十放逐何如啓下該司○癸未 御朝講持平李巖曰  
臣前爲掌隸院司議時見之父子間白文則當受理故奸詐之徒僞造  
白文以相爭訟然為官吏者不可偏信故必以經官可考文記憑考然  
後取實其時雖不得伸厥後呈誤決萬端巧詐矯其疎漏故官吏亦爲  
奸術所陷不無誤決之弊雖其白文於法應用然於白文之未必署其  
時聽訟官吏名署以憑後考以防奸僞何如特進官李孫曰白文之弊  
果如李巖所啓臣累爲觀察使又爲判決事觀之為人父母者以請有  
用白文之法以良人及他人奴婢填成白文以給其子息官吏又從而  
聽理一以用父母白文之法為式而決給甚為未便所謂用父母白文  
者只用於父子兄弟之間不宜用於他人爲官吏所當詳察於此也近  
者又有官吏雖父子間自手筆執文記亦不取實而用之亦甚非也  
上曰不可更立新條○忠清道觀察使韓亨允采啓曰臺諫論臣罪過

意謂回天自昨始止不啓故臣敢辭職不見○領議政金壽童辭職至三不允○御晝講○御夕講○以尹熙平爲同副承旨李彥浩爲司諫院獻納李壽童爲正言○甲申 上親傳夏享大祭香祝○御朝講執義尹希仁曰崔重洪爲兵曹參議重洪乃賊吏郭致禧女婿也豈以賊吏之婿置政曹堂上乎大典內賊吏子孫勿授議政府六曹漢城府司憲府開城府承政院掌隸院司諫院經筵世子侍講院春秋館知製教宗簿寺觀察使都事守令等職又於續錄內署經條亦稱並考妻四祖則雖女婿亦不得叙於右等職明甚請速改正正言金瑛曰並考妻四祖則賊吏之婿亦不得叙於政曹而又無前例當速改之且聞余安老問弊於京畿時摘衿川官吏不法事其時安老適入訪于縣居三寸叔家衿川縣監以謂必是其三寸所嫉多端侵毒以行報復請推治 上曰崔重洪事若果如所啓則銓曹亦不詳察矣當更問處之衿川縣監固當推問尹希仁曰衿川縣監則本府當推懲矣○御晝講○御夕講○吏曹佐郎柳灌啓曰崔重洪注擬事大抵緣坐人及政曹有相避之人陞堂上則不拘法限用之前者洪自阿以亂臣外孫堂下官時則不叙清要而陞堂上後拜兵曹參議參判已有前例故前比崔重洪系擬

承旨望矣以此擬望傳曰續錄雖不分言堂上堂下官然銓曹所啓如此其以此意語諸臺諫○乙酉 御朝講大司憲安瑋曰崔重洪事下問

於銓曹而銓曹雖以洪自阿事援例以啓自阿事在廢朝今不可為例也重洪乃賊吏之胥雖堂上不可用於臺省政曹也當速改正司諫閔惲曰銓曹不詳察注擬而妄引洪自阿之例以啓甚不可銓曹既失事體而又以前日累擬承旨望事為辭注擬承旨亦為非也今若不改則後來援右例皆欲僥倖矣 上曰重洪事於續錄不分言堂上堂下故

問于銓曹銓曹若以有例故教之耳當收議大臣而處之○諫院啓正言李壽童前以家不齊被罪今不可為諫官請適崔重洪請改正憲府亦啓重洪事若曰壽童其適之重洪則收議後處之○御晝講○御夕

講○丙戌 上親閱于箭郊仍行踏獵尺以扈衛將士打○丁亥 命

移推黃衡于司憲府大臣以衡位密二品又於南征有功不宜久滯於

獄請保放故有是命○金壽童議賊吏女婿固不可與其子孫同論不

拘用之無妨但前議既以賊吏女婿勿授政曹為定則堂上堂下官何

殊柳順訂議重洪以賊吏女婿授政曹之職似乎未便但女婿與其子

孫不同且堂上官則不署經以此觀之則其待堂上官與堂下官有間

雖許授政曹恐無妨也成希顏議大典稱賊吏子孫勿授議政府六曹等職則其女婿於仕路固無礙處及有續錄並考妻四祖之條而後署經時賊吏女婿之為華職者始得而駁之然陞堂上例不署經既不署經猶坐妻父之故不得見用於政曹不無憫抑李孫金應其辛允武洪景舟等議賊吏女婿果與子孫不同然於續錄並考妻四祖云爾則雖陞堂上者勿許叙臺省政曹上從壽童議○扶安縣監金漑上疏其略曰今次改軍籍時以山郡漕卒與沿海居陸軍相換者臣不知議軍政者有何所見而為爾也意者近數年間漕運多敗謂山郡居民不諳操舟致多輸敗有是策也然舊卒雖居山郡世傳其業實諳練漕運事新卒雖近海邊本業陸軍其於舟船之事斷不曉解以是專不曉解之卒委授漕船驅諸風波則其不為臭敗者無幾近聞新卒不解漕船改造之事傾貲雇人以造之自造船所回泊於田稅逢載處空船轉運非是難事海路亦非阻遠也而尚不能自轉且雇人以轉之況於滄海風波曠日運轉其能自達於京師耶必不能堪也則必出資貲雇人以運之其弊一也大抵人之才性有限能自拔出為文武科出身者幾何其稍有才性者或為錄事為習讀以達於仕路或為甲士別侍衛以衛其



身如漕水軍則兩科外雜冗仕路皆不通今以山郡漕卒之額移之於近海之官則近海之民大半爲漕卒其或欲自爲雜職仕官其可得乎民之寧抑莫大焉其弊二也且漕卒初運本道田稅再運忠清道田稅一年之間或再度轉運矣京倉輸納之時率皆耗減一船之卒皆被分徵遠近一族切隣亦蒙其害今番如是後番亦如是以此漕卒之生理日窘在 祖宗朝初設漕卒時豈不欲盡以沿海居民充之以就漕站之便易也必慮此卒在平民中最苦者而槩以山郡之民並充之以均苦歎也今者一以近海居民換盡山郡漕卒臣恐沿海之郡不出三四年而民生遂窘卒至於不可救其弊三也請下諭大臣一遵舊法勿令相換永除民弊國家自倭賊寇邊之後盡刷南方軍民有武才者令分番防戍以備更入寇抄之變慮至遠也大抵兵多而不精不若少而精敵至而我軍先備已爲老兵則雖多亦奚以爲今者各鎮分番戍卒合本鎮元軍則數非不多苟不忘備日夜淬礪則亦可以制寇矣去年秋冬間因倭奴詐諉之言悉令合番防戍從軍之家備數月之糧能自繼運者幾人也屯兵之地飢窘輒至人馬轉踣逃散相繼以飢窘怠頑之卒待強寇不意之變則鮮不敗衄罷戍無期年愈多而兵愈弱寇不

可敵而邊城不可保矣臣意謂平時莫如分番防戍迺休軍馬之力待寇奴犯邊且戰且守力不能敵然後且徵聚丁番之軍以制之可也伏願殿下收議謀臣以圖永世以長之策國家於沿海聽民結箭捉魚以資其利且令納稅魚于司宰監古也頃在廢朝辛酉年間各道魚箭並收買布納于司膳以備國用臣謂魚箭果曰多利當給貧民以資其生可也國家苟量入為用且無橫費則當貢之數其於經用亦非不足也不必收取於魚箭與民爭利而後足用也其初詳定時於陳荒魚箭追稅其半其矣筭稅之巧也夫民之取魚聽其自就貨利者從而征之猶可也力或不能或因事故以致陳荒而又從以稅其半是甚無謂臣所守扶安縣西海有猾島自古青魚多產齊民之無田畝生業者依島結箭資利舊不下十五餘所詳定時以此島魚箭取利倍他多定青魚之數納官之數可謂多矣而前日興產時民猶樂於結箭矣自乙丑年以後青魚不產而稅貢如前結箭者所得不能充其所納之數去丁卯年間國家灼知其弊丙寅年以上陳荒魚箭則並勿收稅丁卯年以後陳荒魚箭則詳加覈實免稅德至渥也然丙寅年以上則雖實陳荒而敬差官依結箭例既已成案則稅貢何得以免徵乎丁卯年則稅案磨鍊

都會官不究受教本意於陳荒箭以半稅施行國家恤民之政非不至也而民不蒙其澤者類如是亦不可痛革者耶臣於己巳年秋到本任考其稅貢之未納者其數甚多詢問其由則前之結箭者大半逃亡隣氓又從而逃之見存者又無貲資以致累年不納者云云臣即加區畫乃以稅貢之數分諸隣里族親不於一時督徵期以數年與得隨備隨納而到今三載徵之者猶未半民生既窘無復有可徵之勢臣竊為生民痛惜焉數郡之民陳箭之稅無時可減而前日勿稅之旨特虛文耳伏願 陛下遵先王故典亟除魚箭買布只收魚物以示不與民爭利之義至如猾島丙寅年以後三年陳箭之稅亦願 命該曹考其未納之數姑且權減其半以解數郡人民之愁怨國家以公賤之外居者分番選上刑曹悉掌之先是番次無定額分定行移之間吏緣為奸番次踈數殆不公矣去癸亥年間國家懲此之弊以諸處定送之數照得外居奴子之數分為七番立法之初選上之役果均一而越三年立番民無怨咨矣至今未十年而選上番次漸至於促迫臣竊惑焉本縣貢案選上之數只八名去庚午年春夏等二十七名秋冬等三十名今年春夏等又至二十二名加定行移比貢案數或過於二倍或過於三倍由一

邑而諸邑之數槩可見矣大抵公賤之爲選上者凡民中最苦一遭選上輒蕩家產猶未能支則相率而逃之定送各司一皆責之於京邸京邸之主貸月利以充其役既負月利則又倍徵其數是以當身不能支又徵於一族一族不能支又徵於切隣丐貸於道路轉死於溝壑者比比有之如選上代價等事再再立法法非不善而猶有困窮之怨者非法之罪也該曹不能奉行其法耳至於番額低昂事臣恐奸吏冒弄行私以加減其數也苟考其貢案內各官之額之數則其情僞不難辨矣且選上之行移曾不先期或到文未四五日督令登途是何慢令致期之甚也臣謂選上既分爲七番矣則當定爲番案一截於諸道各官一截於該曹每當滿番之期既以番名先期行移毋得加減則吏不得行私而選上奴子亦預知番次自可以儲行資備代價而亦免後期之罰矣若有不得已加定送處而選上額數不足則分爲六番亦可也今分爲七番而或三倍或四倍行移則是名爲七番而其實不足爲三四番也以此而較之則六番亦未爲苦也臣願下議大臣若該曹凡此數事可行則行之且命該曹依法收代價分送各司無令各司各負擅加侵責則公賤幾於得所選上亦幾於其蘇矣下其疏于政院曰其令

該可祛其可祛者行其可行者○戊子以尹岩爲司憲府持平金公望  
爲司諫院正言○己丑 御晝講○及第柳軫妻申氏以其子承乾之  
坤移配近道事呈駕前上言 上命義禁府量移近道○黃衡上疏自明  
命憑考分揀○庚寅 御朝講 聽輪對○禮曹同成均館薦儒生趙  
光祖朴璨閔世貞等 命吏曹叙用○御晝講○御夕講○舍人韓效  
元以三公意啓曰奉常寺所納祭享貢物未收各官守令前者皆令罷  
職而臣等以其農時迎送有弊啓請欲降資仍任上教以業已受教不  
可紛更故臣等未得再啓矣今更思之今方農務方張而送舊迎新之  
弊不貲此亦不可不慮今若盡而則朝廷安能遽得可當百餘員以充  
其闕乎於國家用人之體亦有妨害請降資仍任傳曰今聞所啓果多  
弊事此守令等勿罷其職○御朝講獻納李彥浩曰臣等見成均館所  
薦儒生如閔世貞朴璨則有孝行而年幾四十猶可叙用也趙光祖則  
雖有操行然年未三十而方大有志於學業今若遽奪其志而叙於微  
官則必廢棄其業而彼亦必不樂於從仕於國家培養人材之道亦有  
缺矣勿遽叙用俾展生平之志立身成名後用之未晚也持平李蘋亦  
啓之以此○右承旨李希孟稟趙光祖事 上命姑勿叙光祖先叙閔

世貞朴礫○御書講檢討官孔瑞麟曰近來刑曹郎官治獄多有不正之事九罪囚刑問若過多則必多致傷故於法三十杖為一次越三日加刑者必以謂罪非關於大事而恐至於傷慮固深矣今之刑官則至以輸情服招為快刑問之外又以不校正之杖亂打罪人無筭犯罪者皆曰我罪不至於死而何忍受此亂杖乎率皆誣服豈為美事乎為郎官者亦豈以傷人為心哉如是則罪人易服而堂上亦以為賢能故不念聖人恤刑之意欲得賢能之名務為慘酷之刑且刑官之任至重且大人命死生皆係於此我國抵以吏兵曹郎官為重而擇選不如刑官之為重雖尋常九類皆得差任近來連歲凶荒今年亦有旱徵未必不由於刑獄滯濫也非獨刑官外方守令率皆如是故以致水旱之災所當軫念也 上曰所言至當刑獄果關於人命是豈可忽古云惟良折獄豈尋常者之所能堪耶當擇而用之矣亂杖者固非國法只以校正之杖依法刑問豈有亂杖之法乎○御夕講○管押使僉知中樞府事李坤正朝使吏曹察判邊脩回自京師復命○壬辰 受常察 御朝講執義尹希仁曰近因柳軫妻上言 命量移軫子承乾承坤近道柳子光乃誤國奸臣其罪難赦豈可寬其父子移近道乎雖各在天涯

猶不可移况泰安與長連相去不遠乎尤不可量移也正言金公坐侍  
讀官徐厚亦請勿量移上曰柳子光罪犯至重故其子息等被緣坐  
並皆分配矣承乾等子光之孫視親子為輕軫妻以各在東西衣服糧  
料輸給甚難為許故量移矣○上因金世俊輪對問防禦廳曰開城府  
留鎮軍只留一二旅而餘皆上京立番令南方軍士除上番而留戍本  
道何如回啓曰開城府軍士上番侍衛事臣未詳究其意開城府至大  
處不可視同尋常各官也當初設軍八旅者正為大處故也且雖云八  
旅亦分上下番而相迤立番南方雖稱防禦緊急軍士尚有餘數猶足  
防禦前此亦有欲令開城府軍士上番侍衛而以其勢難故未果行也  
今亦依舊何如 祖宗朝設立之時豈偶然計料而為之乎且開城府  
慶州等處多置軍旅者政為他日有不虞之變故也今不可率爾更改  
也○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啓請勿量移柳承乾等不允○慶尚道節  
度使柳聃年馳啓曰倭人張中自言日本國使臣遣人致書契求和上  
命三公府院君六曹判書漢城判尹等會議以啓其議曰此未可的知日本  
所使也姑以解事朝官內資正許硯為宣慰使往問馳啓然後處之何  
如 上曰可大臣議定宣慰使事目其一宣慰使到浦所若弼中親來

命鎮將語之曰具爾等來由報主將主將荅言對馬島負恩稔惡與三浦倭叛亂罪逆甚大如日本國初不相干果是日本使臣當守舊好但對馬島倭多兇詐焉知假托而來審驗更報將達于朝主將之意如是我何知汝真偽符驗書契一示我彼若不肯出示則曰我不見符驗書契則何以知其非偽強要以見騰寫書契上送其二九問答事皆令鎮將為之且勿使倭人知宣慰使到浦待朝廷回諭後依例接待其三若來倭果是日本所使而客館已撤則於舊基姑設假家圍籬以處之浦所宴享時則設帳幕行之其四弼中隨來人中若有對馬島及三浦居倭我國人所相識面者則勿接待若弼中請並接待當荅曰此輩罪重若非客使所帶來者則邊將當罪之何至接待乎其五許碗下去時稱教差官客使接待時稱宣慰使上從其議左議政柳順汀啓曰多大浦移置西平浦便否及左道水營移鎮金山浦與熊川養浦中間築長城便否觀察與節使眼同親審以聞請於今日並議何如上曰可仰詢金壽童柳順汀成希顏盧公弼姜渾李季男李孫金應箕洪景舟辛允武申用漑鄭光弼朴說安濶德議熊川養浦中間築長城城外居民並令入居其內一以防侵突之患一以示形勢之壯實為長



策而本道觀察使等啓以兩鎮軍士及近處居民數少若築長城而有賊  
變則守禦為難臣等意賊若大舉入寇則舉邑人民將並入城內守禦不  
為不足若非大舉入寇則以城內居民亦足守禦況入陳田畝不多且閭  
近地拾石不難功役不至勞費今若不築則卒遇賊變城外居民避亂無  
地坐受侵掠之患恐非備邊長策又啓曰西平浦新城子依節度使等所  
啓施行左道水營移置金山浦雖似便但今農務方殷事且重大待秋  
成更議施行○臺諫啓柳承乾等事不允○禮曹啓曰日本國使弼中領  
宣慰使許硯言話問若問以羅多羅等及平時羅等去處答曰或在京  
都或在外方如更問曰若生存則何不許還且在何方答曰非吾該掌不  
知其由如是答說何如 上曰可○乙未 御朝講○御晝講○御夕講  
說經柳墩曰近來薦舉儒生等若年踰四十而有可用之才則自然奉陞  
奉事三簿固非十年之所能陞也若果審其賢則當招擢而用之不拘資格  
也侍講官宋好義曰近來雖舉累降薦舉之教未聞有人以薦舉而得叙也  
且幸有得補官職者亦皆自微官陞之使未得展其所蘊若果大賢豈  
必循其資格乎柳墩曰如非賢才而超擢則幾於濫施爵秩若年踰四  
十歲又有才行則擢用而使之展布素蘊甚可宋好義曰人之賢否 上

安能詳知乎使銓曹擬之似嘗 上曰才行卓越者則豈必用循資法乎今  
之薦舉者則予不知為何如人也銓曹當擇人物之優劣而注擬也○臺諫  
啓柳承乾等事諫院別啓曰禮曹正郎俞汝霖雖曰科第出身其初試取  
時試官出宿私第而出入考之以庭試例試取而不用科舉法例廢主特施  
以恩以賜及第其出身不正不可許選於弘文錄也皆不允○丙申臺諫三啓  
柳承乾俞汝霖等事不允○庭試文臣黃瑋柳仁貴李苞等八格賞賜有差  
○有人貼榜于光化門墻云金謹思成雲金硃李彛今之四凶也謹思則  
廢主之幸臣以廢主所幸之妓為妾其可謂人臣乎雲則目不視下輕蔑  
朝廷黷貨以造大家硃則本其門地淫風大行作妾二妓縱淫無厭釐則  
守喪時防川作番此乃一國衆論又翌日貼榜於政府門曰具壽永權鈞  
韓恂姜渾廢朝之幸臣也○丁酉 銜朝講獻納李彥浩曰 上意必以柳  
承乾等為一頑童有何能為然承乾今年量移則明年柳軫柳房亦必量  
移又明年子光亦欲量移也昔宋朝竄逐蔡京之一門無少長並逐之其  
恐後來之禍如此也俞汝霖初以出身不正革罷其榜後因汝霖上言還  
授紅牌士風墮地豈以此為近待乎持平尹石亦極論兩人事又啓曰汝  
霖出自時所試詩題甚不祥識者所不忍製汝霖等挾媒進之計甘心

製述不計羞恥之甚其用心可知推是心則殿下或使為不義

之事汝霖必樂從之也豈以此等人備侍從之列乎臣見南征軍官

自慶尚道還者裝驛馬載輸所得物貨驛馬因中凋弊請設預差內禁

衛於慶尚道試取土豪許十夫以上皆令赴防以前日給倭糧料為其

廩祿如有優等者及有勞者陞實差內禁衛許令上京侍衛使在京

內禁衛不復往來彼處則南中土豪皆有興起之心不避軍役而軍

官往來凋弊驛路之病可祛矣上不答講罷因承旨尹熙平取稟命以此問防禦藥藥○御書

講檢討官孔瑞麟曰成均館所舉儒生趙先祖其存心操行有異於人特

被薦舉此取信於人故也臺諫侍從共啓曰姑勿叙用者欲令蓄養其德

以為他日大用之人也請特下褒賞之章以勸獎之如是則士多勉勵矣○

御書講○諫院啓曰典簿洪彥弼嘗私尹三繼姪子其妻誘致筆楚百端

至於刀剃其髮梳刮其面慘酷甚矣物議騰播本院聞其已死即捉尹三繼

事知奴子推問其由供曰時尚不死昇歸廣州云云此甚慘酷司憲府至今

不推必是與彥弼嘗為同官故庇護而不推矣彥弼與憲府並可推考傳

曰可又啓承乾奉坤俞汝霖等事皆不允○北道人楊番碩番致兄弟從童

清禮上來依清禮居生及清禮被誅欲錄於向化案上書陳訴禮曹不許

番碩等賈之又上言曰吾等欲還歸本土請令兵曹勿禁兵曹以番碩等傲慢無禮請令該司推考從重科罪後置下三道僻郡上命政府議金壽童柳順訂成希碩金應箕洪景舟辛允武等議依兵曹所啓李孫議請依兵曹所啓論罪後分配絕島使不得任便出入上從李孫議○立孔庭碑閣初成均館以先聖碑雨淋日炙字畫漸漫欲依中朝建閣上從之○因旱災命禱雨靈驗處○命停端午進豐呈○戊戌臺諫啓柳承乾俞汝霖等事不允○以任由謙為戶曹叅判南袞為司憲府大司憲韓效元為執義徐厚河繼曾為掌令吳之慎為弘文館應教權希孟金希壽為持平○己亥御朝講臺諫啓柳承乾俞汝霖等事不允○遣都承旨宣醞于成均館輪次堂上及學官儒生等○御書講○臺諫三啓柳承乾俞汝霖等事不允○慶尚道觀察使狀啓曰漆原將校諸者姓名日守崔孝同學生丁漢明為倭賊所虜自對馬島還著浦其言略曰吾等因進上紅蛤採取事泊船麻兒島逢倭十五名登山欲逃為倭所虜縛致船中覆以草菴夜至馬島雙古介解縛閉門留于其家食以稻麥米葛根相雜之飯野蒜等物語我云此去島主處往還凡六日汝勿恐懼又曰島主己令三時供

饋勿使汝等疲瘠國王使臣持和親書契往爾國時當許爾等偕還耳有一倭人稱差使負而來吾等出迎伏地差使負設席端坐使倭之解我國語者問被虜根因又曰島主下令殺害汝等備給衣食舩載我等夜泊都要沙只下陸給我國衣服冠帶我等攢手而拜彼倭語我等曰朝鮮三使道即監司兵使水使若問戰亡倭數爾當答曰養浦安骨浦戰時倭人將帥壯兵死亡甚多且倭人語我曰本國專賴朝鮮以生因一人之言致敗妻子皆飢倭中女人等見我皆泣曰此處無田地近日苟當死亡寧死欲還朝鮮舊地即三浦倭主亦語我曰前日三浦所居倭人則吾欲使居此島抄他倭使居三浦此吾之望也養浦僉使金世鈞則三月二十日病死云且島中旱甚食葛根倭人容貌憔悴云○庚子御朝講司諫閔惲執義韓效元請勿量移柳承乾等請改俞汝霖弘文錄不允領事柳順丁曰刑曹判書高荆山近來被駁不仕事多積滯若待比道回啓則廢事不少叅判亦以針灸受由不仕獄訟刑決淹滯不贊請早處之○聽輪對○諫院啓前事上曰承軋等事罪有輕重原其情故量移矣俞汝霖雖甲子年及第人物可用耳○御夕講侍講官金克幅說經柳墩等啓刑曹判書高荆山不仕滯獄之弊上曰朝因政丞啓

始聞之適之可也○京畿觀察使成夢并啓曰別倉之穀有縮無贏不可不儲臣意以謂京倉還上令所居官收納歛散則於公私兩便畿甸彫殘廣州尤甚一有使客稱貸傍邑臣意以謂右州非事煩之地而置二員待蘇復間姑革判官右二事請與大臣廣議處置上命議于三公戶曹判書○辛丑御朝講大司憲南袞大司諫慶世昌等啓柳承乾俞汝霖等事並不見南袞曰近年連歲不登今又早曠民不聊生如酒禁避殿祈雨等事皆是虛文要在至誠耳殿下於燕閑之際深思其故政事之間其有失政乎務以誠實則天變可弭匹夫無知善心可以感應况人君乎昔宋仁宗嘗祈雨太一宮却蓋不御還宮露立殿庭夜半大雨御衣盡沾此以誠格天之驗也世昌曰連歲不登今又早甚兩麥焦盡風凄霜降民生至為可慮獄訟久滯者不撫冤抑內自刑部外及各道宜下旨曖昧者速令決放上曰獄訟事近者已令官吏毋滯矣自當奉行○避正殿減膳撤樂省冗費○下求言傳旨曰天人之際雖邈然若不相干而感應之捷甚於影響未有事不失於下而變作於上者亦未有誠盡於我而不格於彼者予以涼德君臨一國六年于茲風霜水旱無歲無灾宵旰憂勤冀賴天助而今當農月早魃為虐白嶺

而南霜隕草枯風顛氣妻陰陽倒序山郊揚塵種不入土來牟將總旋  
見焦傷秋禾之熟恐亦難必念至於此如恫在己謂予兢惕未足回天  
靡神不宗靡事不舉避殿輟朝減羞去縣從文求實由內及外天聽尚  
邈如我寡昧宜受陰譴下民何辜遭此飢饉引咎責已憺不知故昔成  
湯罪己而天下兩孝婦有冤而東海旱意者予之罪已未至歟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歟政事之失罪當寡躬獄滯訟淹亦足召災四方之大獄  
訟之繁安保其盡無冤歟嗟爾在公各供厥職明以斷訟慎以折獄罔  
或小濫且論中外實封以聞○御晝講○以姜渾為刑曹判書尹金孫  
為工曹判書孔瑞麟為司諫院正言○壬寅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  
允○傳曰俞汝霖弘文錄事臺諫非論人物其撝不正勿叙顯職云其  
以此意議諸大臣等○命汰冗官停不急營繕以旱災也○御晝講○  
命官給資裝使窮家及時婚嫁○慶尚平安道旱○慶尚道青松府真  
寶縣地震○禱雨于各山大川○癸卯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  
御晝講○御文講講至宋鑑張齊賢上疏 上曰齊賢之言曰自古疆  
場之難非盡由於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是真格言今者南方撫禦  
不得其人故有如是之難侍講官金安老曰竊聞南方之事一有賊船

邊將登時徵聚一人從軍與家輸給衣糧行齋居送邦本先困且訟邊  
守令皆武士不能治民由是民皆怨咨而不堪聊生敵未至而我民先  
困誠非細故 上曰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此言亦當大抵為國治  
民最先此先治其根本之謂也若根本不固則有何能為乎叅贊官金  
瑋曰 上教南方有事撫禦得人為急此言甚當前在 成宗朝許渾  
要功邊鄙搆豐北敵雖治其罪無益於事也三浦倭奴雖結怨已久李  
友曾治之不漸撫禦失道故有去年之患然非但專是友曾之過自廢  
朝以來為邊將者皆不得撫禦之道如金克兗愧者是耳於合兗蓄憤漸  
成其禍至友曾而發武臣多授字牧之任治民等事誠可慮也 上曰  
三浦倭人久有叛亂之心然以友曾為言友曾之罪固亦大矣○臺諫  
啓姜渾在廢朝所失甚多不可為刑曹判書諫院啓曰南袞不合風憲  
長官金克兗成無物望不合為兵曹叅議請並速適憲府書啓沙汰人負  
司議慶緣司評柳應臺漢城判尹鄭光佐兼叅軍李思謙刑曹佐郎  
吳世昌義禁府經歷南嫡胤治訟不合金荊寶丁三山朴韻姜期壽舍官  
不謹朴恒閔精朴守經崔倂蔡年金渙懶不治事任傑鄭承孝韓宗根  
朝官不合皆可罷也奉常寺僉正禹楫不合於典農水原判官李良弼



貪瀆無狀堤川縣監吳禮孫殘劣莫甚昌原府使金世熙治民不合請  
並施又啓曰兵曹判書及蕪判書皆為防禦廳堂上則雖無別廳兵曹  
有當專掌以治之且既有掌樂院則又不當別設樂學都監此二司斷  
可罷也且既有本瓦署不當有別瓦署既有典艦司不當有水運判官  
漢城府負多不當差假官然三司設之已以收議大臣革罷亦可傳曰  
姜渾金克成等事不允適南袞改慶緣等職金荊寶等亦可備負治事  
不可盡施其中太甚者更可抄啓李良弼等迎送有弊褒貶亦迭不須  
迺也防禦廳等事當收議處之史臣曰袞之駁雖不明言專以丁卯歲  
朴耕金公著被罪時袞在服中脫衰詣閣門上告故也時論頗非之至  
是有是駁○金壽童等議廣州殘弊已甚依驪州例權罷判官為當從  
之○柳承乾等量移事金壽童柳順汀成希顏等議柳子光罪惡甚大  
故并其子孫斥逐之然孫非子例也雖量移似無妨金應箕李孫洪景  
舟辛允武等議既收廷議而分配則量移未穩宜還成命 上從應箕  
等議○金壽童成希顏朴安性李孫金應箕洪景舟辛允武等議用人  
之道不可以出身及所製題為咎柳洵盧公弼鄭眉壽閔孝曾等議弘  
文館朝廷極選俞汝霖雖有才望既於科第有累不當備選 上從柳

詢等議○甲辰 御朝講司諫閔恆持平權希孟等論姜渾金克成等  
事希孟又啓金荊寶等懶不治事不須更議抄啓請並改正今當因旱  
灾省費之時權設冗官不可不汰皆不允○命革樂學都監○臺諫啓  
前事憲府更抄司饗僉正金荊寶濟用主簿閔精內膳主簿朴埴長興  
庫主簿任傑引儀韓宗根東部參奉金渙等以啓曰請並沙汰又請適  
李良弼等職傳曰金荊寶等皆可送西守令迎送有弊其只適近京水  
原判官餘皆不允○金壽童成希顏等議今觀成慶并書啓廣州等各  
官別倉雜穀數少前此亦有各官人民所受京倉米以皮穀納于其官  
者然京倉之米亦不可多費令戶曹量宜磨鍊以啓後更議施行柳順  
汀議京畿撤去各官別倉補穀事年凶口糧則有軍資可賑救若種子  
則專仰別倉之儲別倉之儲給民年久未納者或有蠲免之時因此有  
減無增其撤去各官別倉所儲尤甚不數萬一連歲不登種子不裕可  
慮京倉陳米給民待秋以五穀種准米價收納于各官別倉以補不足  
於官民甚便亦是用舊蓄新之計李季男議各官居民口食種子專賴  
別倉資生而高陽則全無衿川廣州坡州楊州永平陽川等官則厥數  
甚少此不可不多儲然無充儲之策觀察使以京倉題給還上來秋雜

穀種換納之計甚當 上從李男議○李季男任由謙等議今觀咸鏡道各官牒文則同道觀察使營重記付雜物如神布繇布鹽等物則買穀納官為當如鷄猪大口魚腸等物不無損失而使各官勒令買穀則恐弊及於民勿令買穀會計減錄可也但已納穀則今雖還給必不得一還受有往年還上田稅未納者則以此推移計納無往年未收者亦以今年田稅計除使本道之民知朝廷撫恤之意從之○乙巳諫院啓曰典設司守朴守經奉常寺副正張忠輔濟用監副正成希拓則病不治事造紙署別提蔡年東部王簿姜利恭平昌郡守朴元長堤川縣監吳禮孫抱川縣監任瀏則尋劣不堪任豐儲倉直長姜期壽西部分奉趙希普則持身不謹請並速遞傳曰張忠輔成希拓朴守經等病不治事則可授閑官蔡年姜利恭姜期壽趙希普等送西叙用抱川則距京未遠依水原判官例遞之堤川平昌等官今當農月迎送有弊不可遞矣○防禦廳公革事金壽童金應箕等議今無事變依所啓革之為便柳洵議賊必歸順革之為便李孫洪景舟等議頃因倭變設防禦廳使大臣會議措置乃重其事也不可遽革也傳曰今觀群議或公或革所論不齊兵務雖不可解緩然小事則防禦廳專掌大事則必兼判書會

議處決且別設衙門累為有弊革之為便但兵曹則武備司多事實負似難專治差殿官一二員專掌其事何如其問方禦廳○丙午政院啓曰革防禦廳置殿郎官屬兵曹該掌邊事便否問於左右議政皆曰兵曹雖云多務然武備司郎官自當兼掩不須別設而專委武備司為當上可之○吏曹判書朴說以久於其職辭 上不允史臣曰說判吏曹人稱其為政公平同里閑人若求官則說曰何私於里中人乎同年請得官則說曰何私於同年乎以此人不放干以私有朴薰者與說家連牆說常患居址隘窄薰與之空地即擬別坐隣人謂之語曰何公於他隣而獨私於薰乎○臺諫啓前事不允○以洪淑為司憲府大司憲南袞為兵曹參判尹時英為水原判官史臣曰時英適來時器皿鋪陳等物皆取來餘物稱是官中如被盜然○丁未 御朝講獻納李彥浩持平金希壽啓金克成及革罷冗官事皆不允○勅有司勿滯獄訟○命適金克成職○御書講○臺諫啓曰沙汰人負皆送西守令則授京職無懲戒之意請並罷不允○以金應其兼同知成均館事姜渾為晉川君李自建為刑曹判書孫澍為漢城府左尹尹喜孫為漢城府右尹金克幅為承政院同副承旨趙舜為弘文館直提學○命革漢城府假官

未辛

二負以四負○命求遺逸之書又令購買中朝○戊申 御朝講○御

講講宋鑑至帝宴群臣于後苑典經蔡忱曰人主當以儉約為事太

宗喜誇張始改元曰大平興國及是時乃曰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

為樂此言殆失矣臣見 太宗之時方有事契丹屢敗天兵帝至以單騎

僅免其曰四方無事與侍臣賞花賦詩可乎其誇大之心極矣末流之

弊有花石綱轉以為南宋後之人主當戒於此○臺諫啓前事諫院啓

右尹尹喜孫無勇煩之才不合京兆都摠府經歷趙賢範前為義州判

官不謹治事今乃超遷請並適皆不允○已酉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

不允○上護軍金克成以有老父乞辭職歸養命除其道守令○御書

講○御夕講

五月庚戌朔 御朝講司諫閔惇持平權希孟論尹喜孫趙賢範等事

又請革水運判官別瓦署皆不允○聽輪對○御夕講講宋鑑至夏四

月不雨五月遣使決獄于諸州是夕雨 上曰近來旱氣太甚恐有獄

囚積滯京中則已諭疏決矣外方則必多滯繫今雖馳諭徒為文具遣

使決放何如叅贊官金璫曰今若別遣使驛路疲弊請下諭監司其重

大難斷者從速抄啓自可裁決者即決無留則庶乎可矣○命減端午

所進物膳○諭諸道察使疏決獄囚○臺諫啓前事又啓高荊山賀  
穀事今見咸鏡監司尹珣書狀徒信守令所報不考重記使前後倒  
錯其不詳審甚矣請推之皆不允○命罷昌原府使金世熙平昌郡守朴  
長元水原判官李良弼抱川縣監任瀏堤川縣監吳禮孫以治民不合  
被汰故也○辛亥 受常參 聽朝啓 御朝講獻納李彥浩持平金  
希壽啓前事不允○御書講○御夕講講宋鑑至帝手詔宰相曰朕將  
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侍講官具之慎曰太宗欲焚其身而  
天即雨蝗即死大抵雖匹夫匹婦猶能感天況人君修省敬謹則天豈  
不應乎○壬子 御朝講大司憲洪淑大司諫慶世昌論尹喜孫趙賢範  
等事不允○御書講○三公書啓曰大抵災變起於人心失和雖不可  
謂其事失而某咎徵應然其失和之由宜無所不察人主居億兆之上  
不能獨治設守宰以莅之守宰賢否委監司黜陟當推誠責任不可以  
聰明果察一切綜核邇來慮守令不法或抽牲摘奸或遣官廉問守宰  
有犯先鞠吏卒拘囚連逮寃楚難狀無辜受苦足傷和氣亟令法司分  
揀疏放如抽牲擲奸叢勝之事有傷大體人材國家利器其用之得失  
治亂關焉人主當愛惜完全不以寸朽棄其合抱凡人中智以下罕能

無過過而能改斯為善人近者責備太過或論世類或摭細過指以為咎使之抱屈不得盡其才此豈用人之道乎古云立賢無方又云赦小過此聖上所當體念私出入官府著在禁令而邇來糾舉陵遲大小私行經過州縣公然出入視館待厚薄以為毀譽為守令者畏其非議非徒供給贈遺亦厚其所費皆出於民民安得不窮且困也決訟日限亦載大典而聽訟官吏或奉於私情或畏其怨恨故為淹滯不即剖決起怨傷和未必不由於此請下諭各道觀察使申明舊令痛禁私行並罪接待守令且詞訟經年未決者令各其司具錄始訟年月及未決根由以啓其中淹延尤甚者啓聞罷黜為當風俗之有關於人國家甚大淳則治淆則亂古今之常理近來風俗偷薄人心浮詐間有奸細之徒少有睚眦輒欲擠陷誣搆陰私或以匿名貼榜或以飛語傳播眩亂是非必期中傷人相疑畏各存形迹此風不戢終至於上不得檢其下下得以訐其上弊將難救誠非細故返朴歸淳轉移之機雖在人主一心其責亦在宰相臣等俱以庸劣濫叨重任無以補聖上更化之治以致災異沓至乞罷臣等之職代以賢能傳曰觀卿等所啓之條甚切時弊迭以旱暵而雨雹交下連年凶險而今又如此民生艱苦不可勝言予

甚兢惕寤寐未安罔知報答天譴如抽柱摘奸非所以摘守令之隱過  
爲民生欲祛收歛之弊耳此不但行之於今日有 祖宗朝古例而侍  
從之臣累請行之故分遣問弊欲審村巷之苦耳然守令有所犯先推  
事干屢加刑訊以守令所犯而反及無辜之民其勢雖不得不然而其  
情則哀矜慶尚之民以此滯囚者甚多已令憲府速決放送耳且治天  
下國家用人爲大或人有所失而言官糾舉彈駁者欲使朝廷清明耳  
是以完全者似少然人器不合則不可不適但人非堯舜何能盡善雖  
有小過豈宜不用但卿等務進賢俊朝廷清明而不賢者不容則自無  
責備太過之弊矣且出入官府者宜申明禁制詞訟淹滯者內則卿等當  
磨鍊以啓外則下諭監司可矣但有一弊法禁已具申明之令屢下全  
不舉行者由官吏之不謹也先去此弊然後申明之令可行也且風俗  
之薄予深居九重豈能盡知如貼榜等事甚非細故但風俗之厚薄不  
在法令在上之人躬行率導耳人主正一心卿大夫亦正其心則士庶  
人自效而無過矣然風俗之薄由于予之否德非卿之過也推一事觀之  
則禁衣服飲食豪侈之習法令已具而未能頓革此不在於法而在於  
上之人躬行如何耳大抵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之所爲也苟上下深



知此弊而務行淳厚則下之人自化矣三公又啓風俗之薄責在宰相  
臣等無狀請避賢路傳曰予據弘文館疏中語而言之非指卿等之失  
勿辭○癸丑 御朝講掌令河繼會正言金公望啓尹喜孫趙賢範等  
事不允○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啓義禁府都事申洙  
無知識不可付詔獄之任請改正不允○弘文館直提學趙舜等上疏  
略曰伏見國家承極否之餘回惟新之治其所以革正繙補者靡有不  
至然慮顯而忽微理淺而遺遠歷推其原可以召危者非一風俗薄訐  
習嚮侈傲一也冗負費廩妨賢廢務二也邊患未靖吾民先困三也選  
舉不公考課不嚴四也民生飢瘁蠹害未祛五也有憂如此大臣不言  
六也豈所謂安於目前狃於因仍視為餘事莫為之所歟矯而革之約  
而正之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奮發挺特莫之能也其一曰俗情安於  
所習駁所未見惟上是效不令而從風化一失流俗已成則返朴歸厚  
不可期以歲月矣國家遭弊亂之後奢侈已極風俗偷薄而其所以堤  
防不過滋章煩令而於風化之源莫之加意嗚呼此豈法令之所可禁  
哉轉移之機在於爲上者躬率以先而大臣貴近竭力奉承如何耳今  
則非徒不能奉承居處服玩窮麗極欲觀瞻嚮慕速於置郵婚姻以踰

潛爲禮彈贊而不已葬親以文儀爲孝寧易而不戚爲士者纔冠而爭  
尚侈靡棄業而競趨聲利習俗之弊甚至於訐摘相擠飛書詆毀或粘  
街里或投擲責澆薄之風一至於此豈不寒心昔賈誼漢之二儒者也  
懇懇章奏猶以風俗爲念今之爲相者縱不能救之寧可啗而毀之耶  
伏願 殿下留意焉其二曰理世之端審官爲本審官之道不在具負  
在於得賢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今之設官太廣置負尤冗無益公家  
空蠹國用才者莫盡其施爲愚者得容其偷惰諸司小局既有該曹更  
設提調不已冗乎今之爲此者徒煩其根隨豈有小益昭格署左道祈  
禳耗用不貲慢天瀆神莫此爲甚四山禁伐既有漢城府工曹而繕工  
董役自正以下多至九員又置監役亦使奚爲掌樂院圖畫署實官之  
外必擇解音解畫者兼之是置實官於不職之地而藉兼官爲媒進之  
路若使能職者居實則兼之者不必設也忠勲府爲勲臣之所忠翊府  
奚爲而設敦寧府爲外戚而設儀賓府可使之併也醫局別有內院外  
置如典醫監惠民署豈可更分禁火修城如漢城府諸司掌之者不爲  
不多豈宜別設其司革別瓦署合於本署減水運判官隸於典艦司事  
豈有弊下三道虞侯備負而無用代以評事不特合於事宜邊吏亦有

所憚不至於恣且如諸司之微僚屬之繁務簡而治之者夥事少而監  
之者多徒俾安閑翻教慢弛豈可諉以舊制不亟汰去古云省事不如  
省官蓋官屬簡則選用精仕路省則士習新食祿寡則國儲裕方今所  
急孰過於此昔漢光武以天下之大猶減吏員况我國編小乎伏願  
殿下留意焉其三曰三年一薦士之法著在令典猶恐其才之未盡時  
又別舉意甚盛也然舉之者不問賢否姑充其數至於注擬之際則別  
屬所私關節交午此豈宰相為國薦士之道乎考績黜陟法非不善而  
疏詎自有其課執滯者得容其偽病免自有其期踰年而或在其官歲  
再毀最未聞糾舉苟安成習頽廢尚甚私門大開公道熄滅如是而求  
治得乎明謬舉坐主之法使薦士精而舉用公嚴循名責實之效使黜  
陟明而浮偽熄豈不幸甚伏願 殿下留意焉其四曰善治國者先其  
本不先其末務其內不務其外故古先哲王莫不急吾民而緩寇敵亦  
莫不先撫安而後備禦今者南方州郡一經寇亂國家急於制敵沿海  
置守例皆武官撫禦得宜政善民兵者豈易可得侵擾百方需索萬端  
視軍卒如禽獸曝之原野輕人命如草芥勦之嚴刑嗚呼一吏不惠閭  
境羅殃外寇不至邊氓已空今計莫若簡擇循吏庶使安集規畫軍政

亦不至弛廢最在賊衝則必簡武人五考而逆多挈家屬豈與兩界殊  
宜伏願 殿下留意焉其五曰務鳩聚以厚其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  
穀以收其心者王者之富也降至尊爭下民利屈萬乘效匹夫蔽取笑  
當時貽譏後世豈小手拭內需私藏有同編氓子母取息豈效商賈散  
予之際不願者強之及至斂收升斗之償責納釜斛金之入至奪牛  
馬滋奸取怨蠹民害治莫此為大伏願 殿下留意焉其六曰選上根  
隨在所難廢供役各司者帶率幾半姦吏毒卒迭侵交暴如或不支督  
及親族親族散而又及於隣一人之故離落為墟此而不救欲民之安難  
矣猥官冗吏一切汰省選上根隨從而減之若得更休庶可蘇息伏願  
殿下留意焉其七曰宰相者人主之股肱股肱之於身審險夷辨平頗  
導之以坦道肱肱失職豈不有顛踣之患哉古之相君者知其然也具  
一事之害一物之失若恫在身懇懇切切朝言暮畫身雖在外志在王  
室抗章論列死而後已方今之事豈無可言妨政害治者豈盡除利國  
便民者豈盡興消灾召和者豈盡修未聞獻替之誠憂勤之實有符於  
古之為相者雖謂之循默苟容可也然厥所由 殿下延聽之誠亦有  
所未厚也若曰觀此疏章辭甚激切固宜觀監且有云延聽之誠

亦有所未孚此言深中予病人若不自知豈無有所未孚者乎仍傳于  
政院曰其以此疏宣示大臣○甲寅 御朝講獻納李彥浩持平權希  
孟論尹喜孫趙賢範事憲府又請改正申洙不允○御書講○御夕講○  
命議京外留倭遣還便否金壽童柳順汀成希顏洪景舟辛兄武申用  
漑金對崔灌金砥閔祥安洪任孫澍議留館倭人當移於北平館不可  
使與弼中相見但弼中請見則置諸京中辭以在外不可語以在京而  
不許相見亦不可且北平館垣墻低卑墻外無人居若留倭等聞日本  
使來乘守人不意踰出走抵東平館則處之亦難今計斷不可送還弼  
中之來專為請和而其書契辭語頗涉不遜不可輕許其和雖許之決  
不可復居三浦而彼必強請來居往復之際動經歲月和約勢難卒定  
今纔聞請和遽即遣還彼將謂我急於和窺我深淺而還倭亦必漏洩  
我機事益深其較計則於議和不無所碍京外留倭弼中上來前並  
宜分置西北僻郡待和約定後更議處置如是則弼中雖欲相見答以  
在外不許之為便柳洵盧公弼李孫金應箕尹金孫議前來倭人並即還  
送事會已議啓令則留置已以日弼中來請和和議未定而遽即遣還  
未穩姑待弼中上來聽言觀意更議施行為當但不可與弼中相見移

置北平館使不相通無妨鄭眉壽朴安性李良議京外留倭皆三浦元  
居而對馬島主書契持來者前此生亂決不可遣還權鈞議前後來倭  
巧詐難測故廣議留置今者弼中雖來請和何可輕許和議不定而先  
遣留倭未可也弼中若請見留倭權辭對之無妨若分置諸郡則後日  
如或許和彼必請還還之則知我虛實是亦不可不預為之慮也姑令  
留直待彼誠心乞和然後遣還何如李季男韓叔昌朴永文李站議倭  
人經年拘留島主不乞降今值弼中之來遽即縱還則彼必謂我墮於  
其謀今不可遽還雖島主乞降國家不得已終許和親此倭人以留盡  
悉我內外虛實尤不可許還分置僻邑為奴似當鄭光弼南容成世貞  
崔叔生議京外留置倭人至今不送者以彼無乞和之狀而不可先示  
講和之意故耳今國王使弼中雖來本國擄去人尚不遣還其對馬島  
人納欵誠否猶未可知待弼中來京得其情狀然後更議遣還當否恐  
亦未晚安潤德議日本國王遣使乞和且還我國被擄人口而來誠偽  
雖似難知事理則順我當待以誠信彼若來問則不可留此而托為辭  
說使不得見也當移置遠地郡縣彼若來問欲見以直辭答之曰已散  
處遐方地面勢難得見姑待彼言色細探誠偽而後更議似當高荆

山議前後來倭若知三浦作耗之事有反間之志欲向我虛實則當  
即誅之不待留置若未知三浦倭人謀背我國以通信使來則其拘留  
至于二年之久似未合義且似分置各道郡縣知我虛實然後雖請和  
求還亦未可輕許弼中卜來後聽其所言令該曹更度前後收議施行  
何如李自健李繼孟崔重洪議倭人遣還事前此朝議已定臣等意亦  
謂倭二十餘口留置我國備給衣食至為無益况與彼人不能永絕而  
有通好則此人等不如遣還之為愈也且弼中出來則此土人被擄者  
一時刷還則其意必藉此請和而又欲求還此人等耳然彼弼中上來  
審察所言更議施行何如曹繼商柳仁濠洪淑韓效元河繼曾權希孟  
金希壽任由謙議對馬島倭與三浦倭叛亂檢惡極矣日本國王當聲  
罪行討後使來告可也今觀弼中賞來書契之辭略不及此而有云行  
無為之化以復舊例所云舊例者此何例也辭極慢傲不敬甚矣假使  
遣還必不以為德也且安知弼中之來聽賊詭詐之辭以刷還虜人  
為餌而欲收漁人之功也莫若因留置之徐觀弼中之情偽乃對馬島  
主責咎悔罪至誠乞降然後遣還與否當有其宜用金壽童等議○黃  
氣四塞○乙卯 御朝講執義韓效元獻納李彥浩啓前事不允○命

寫弘文館上疏一通以進○丙辰 御朝講臺諫啓趙賢範申洙等事  
又啓辛從聃年深魯鈍不合丹城請迺○刑曹判書李自健等啓曰王  
后族親還賤傳旨內無 大王族親之辭敢取稟傳曰依大典應贖人  
外皆可還賤○御夕講講宋鑑至詔賜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  
之所侍講官具之慎曰我國經籍數少學者病之非徒京師外方儒生  
雖志學業未見書籍者頗多校書館和賣之法雖載令甲專不奉行故  
未能周布京外請多數印出以布京外○臺諫啓前事 命適辛從聃  
餘不允○丁巳 御朝講臺諫啓趙賢範阿附任士洪且居官貪縱不  
宜典禁兵申洙無學識不知事體不可爲禁府都事請並改正不允○  
申勅京外官賑救飢民甄別能否以聞○御夕講侍讀官許遜曰今沙  
汰人負專委臺諫臣恐聞見未博不無曖昧在 成宗朝廣議大臣處  
之大抵知人賢否無如其司堂上其中閑悟堪任郎職者亦在汰例播於  
物論矣史臣曰蓋遲之意指慶緣緣嘗與掌令徐厚有隙緣聞兩司將  
沙汰語其同僚曰今日見汰者必我也諸僚宜餞我及汰日出緣果居首  
以是人多疑之故遲有是啓也兩司聞之効遲居論思之地不以遇  
灾修省之道進戒而乃反挾私隱然啓達陰庇親舊沮抑公論其罪固大不



宜在經筵官列請速罷職擬律論罪 上頗以遲言爲是不即適兩司  
堅執不止遲竟遷爲校書校理○憲府以不合訟官及守令人等書題  
目以啓曰慶緣巧佞不直鄭光佐柳應臺等眩惑是非李思謙吳世昌  
等庸暗無斷南嫡胤浮妄無實金世熙驕妄殘酷吳禮孫罷軟暗昧李  
良弼貪歛病民仍啓曰自 上憂旱恐獄訟留滯而虛受祿俸者有之  
故 命臣等抄啓而或罷職或送西 成命已下爲大臣者亦當隨所  
聞抄啓而非徒不戒反以臣等所啓爲未便其意未可知也又與正言  
孔瑞麟同辭啓趙賢範申洙等事不允○宗廟牆外人家失火連燒者  
六十七區延藝牆內松木史臣曰災也未幾雷震廟園松木又犧牛入  
廟門自斃又祭豕逸皆變之大者也○命廣布書籍于中外○勅有司  
令東西賑濟場盡心救恤如有餓死啓達治罪○命分處留倭于咸鏡  
平安黃海等道僻邑○戊午夜有獸類犬自文昭殿後出向前殿殿僕  
恠而逐之踰西墻走 命驅索不得史臣曰寢殿非野獸所入之處前  
夜廟園松火今夜有獸恠數日之內災與變比見疊出必有所召也○  
京畿觀察使成夢井啓曰京畿郡邑有身黑頭赤之重害田穡殆盡牟  
麥亦多黃損公私穀盡官則計公用之外無餘粟私儲盡括無遺他無

賑濟之策又曰己巳庚午兩年未收田稅前已馳書但戶曹答以更啓  
失農之邑然後更議云若待更報則事必稽緩其已收在鄉者則所當  
納之其未收者雖日督之貧民固難卒辦况今方給京倉之米而旋督  
納稅有乖賑濟之意其未收者待秋收納何如又曰各司奴婢身貢外  
餘前楮貨債木縣並定收納此法至歇然今當農月且非織造之時民  
甚病之臣之巡行到處許闊今姑停督待秋收納何如又曰自隸羅將  
逃亡絕戶者責債京主人京主人貸債積納下本官收納則必倍懲其  
債至為猥濫臣意絕戶逃亡者移本官只徵其債勿使京主人貸納又  
曰昌陵修理之役軍人甚苦監役官支供亦為有弊如執事廳等處非  
關緊之地今姑停役待秋成畢事何如且有參奉除其監役官使參奉  
兼掌其事又令守令往來檢舉則役事支供兩便而臣亦得以課其勤慢  
矣答曰當教該曹○命行 宗廟安神祭以牆內松木延燒也○己未  
傳曰 宗廟牆底人家稠密今之失火燒延廟松其禍不貲宜尺量其基  
未燒家則不可輕易撤去已燒家舍俾不入三十尺內官給空地材瓦  
移造為便 成宗命撤牆底三十尺內人家尋復停之未可的知其  
本意以是收議于政府且 祖宗朝設別瓦署者正為都城內有草家

貧民不得和買 宗廟近處草家人等令別置署減價和賣使貧民皆得蓋瓦何如並可收議○諫院啓曰弘文校理許遲於價經筵啓曰今之沙汰者人皆曰未便而其司堂上亦不知以其事之失而沙汰云大抵臺諫特一國公論國家遇災而懼命臺諫為之沙汰為臺諫者豈偶然論啓乎許遲居論忠之地臺諫所未及沙汰者必當隨所聞論啓而反為庇護親戚故舊之計沮抑公論有妨言路其罪至大請推考科罪仍啓趙賢範申洙等事並不以憲府辭職○政府會議啓曰近日宗廟墻底失火延燒廟松臣等亦甚驚懼宗廟國之重祀若有水火之災可虞則何計民弊成宗朝亦嘗欲撤去廟墻近處民家重其多撤故其事遂寢而只擇墻內松木火災可慮處祭告悉伐之三十尺內見燒民家悉令撤去而官給空地材瓦上教至當且草屋改瓦亦當但和賣之時不須更令輕價其本價準之至歇三十尺內應撤民家草屋人等並令為先置簿題給可也臺諫所啓沙汰人負題目輕重與弘文館疏內汰冗官等事係於公革官局進退人物事固非輕請與吏兵曹同議而啓史臣曰三公不能自決反與六卿議之由是發言盈庭國論莫定三公等同辭別啓曰臣等來此議及倭人處置事留館倭人分置不

可於公海近處居住今觀分置處咸鏡道郡縣濱海處居多甚未便北  
道郡縣一切濱海且嶺棧高峻倭人性本狠黠若處海邊逃還之計無  
所不至潛登鐵嶺等處點望馬島海道不無便道謀還之理倘或逃舟  
海中不能竟達故土坐見逋寇不及拘留則亦國家深恥請移配平安  
內地海邊隔遠之處從之○議政府與吏兵曹同議啓曰當初沙汰時  
泛稱曰治訟不合守令不合并知以何事而沙汰故臣等啓之今觀憲  
府更抄題目皆以公論也臣等未敢輕重之且官冗之弊果如弘文館  
所論然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大典官制不可輕變如繕工監役圖畫署  
兼官大典外加設罷之為當別瓦署雖不載大典有 祖宗朝設局燔  
瓦許民買用所以便民不可輕革昭格署雖載於大典左道祈禳浮費  
不資宜亦革之傳曰他事亦依所啓但昭格署雖云左道祈禳創來已  
久且大典所載不可輕革 庚申 御朝講正言孔瑞麟啓趙賢範申  
洙等事又請汰冗官掌今河繼曾亦論許遲之失領事成希顏曰近日  
臺諫雖以公論而沙汰然罪之題目不分明又其司堂上亦未知何罪而  
沙汰耳如慶緣者為司議不聽私請李思謙則圓議時略無私意不獨  
能治己職他人之事亦能兼治鄭光佐為軍籍郎廳能堪其事此臣

等所聞而啓之非以臺諫之言為非也臺諫書慶緣題目曰巧佞不直果若巧佞不直則無處可用今聞臺諫所啓必以臣等之啓為非而言也繼曾曰成希顏所啓如慶緣鄭光佐李思謙等事臺官非一二負豈以宿憤私嫌為之沙汰乎上曰近日旱災尤甚古亦有因旱沙汰之事故今臺諫抄啓而成宗朝或送四或罷職有前例故如是處之耳且大臣疑其罪與題目不準故欲相考耳非所以非臺諫也叅贊官李世仁曰宰相臺諫相為可否聖世之美事臺諫主擊駁之任宰相之言與臺諫本不相同也慶緣為司議時臣以判決事觀之能於所任其心之曲直則豈可知乎臺諫以聞見之公為沙汰而宰相初以題目不明故疑之後則知其實而以臺諫之言為是且臣受由往來慶尚道旱氣太甚兩麥焦枯人民乏食皆未付種民甚飢餓飪毒草而食有裂腹而死臣之率采驛子飢困或於馬前顛仆國家之救荒當以慶尚忠清為急可也且慶尚道邊將或有不慈仁撫愛而侵虐軍士如防禦最緊處則以武臣擇差內地則或文臣或南行中擇其可當人差遣為當武人徒以防禦為事而不恤其民甚於倭奴之侵敵兵未至而邦本先困豈可不慮上曰治民為本雖邊郡可遣文官但倭患甚劇非武人不可且

武臣守公不能治民者已令監言啓罷之耳○聽輪對○大司憲洪淑  
等合司啓曰臣等以公論沙汰大臣先啓曰其司堂上以為未便許遲  
又從而啓之如此是逢迎大臣而傳會其意也其沮抑公論防害言路  
欲使 上不從臺諫之言也不當處於經幄請罷其職傳曰今朝聽大  
臣所啓之言其司堂上所言如是又題目不明故如是啓之許遲亦必  
以所聞啓之有何罪乎諫院亦啓許遲趙賢範申洙等事又啓大臣以  
昭格署為左道而浮費不貲啓請革罷而 殿下以謂載在大典不可  
革夫兩宗度僭皆大典所載而亦罷之此亦可革並不允○掌令徐厚  
啓曰臣以父墳拜掃受由歸鄉今日還來聞許遲於經筵以臣等之沙  
汰為未便蓋憲府持一國公論親承傳教酌其可否而為之沙汰且非  
一二人之所為必衆議同而後為之豈非公議乎而許遲假托古事逢  
迎大臣之意沮抑公論請亟罷不允○命推淹滯獄訟官吏○辛酉  
御朝講司諫閔愾持平權希孟等論許遲趙賢範申洙等事又啓昭格  
署乃左道祈禳而浮費亦大故弘文館疏論可革之意大臣亦曰可革  
臺諫又陳其可革而自 上留難雖載在大典不可不亟革皆不允○  
御夕講講宋鑑至南康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真君侍講

官具之慎曰真宗惑虛無之說封之以聖祖至使道觀遍天下其末流之弊至深矣今之昭格署正與此同然以祀典觀之則昭格署乃祀星辰矣天子然後祭天諸后只祀山川而至於祀天殊非合禮革之為當○領議政金壽童左議政柳順汀右議政成希顏左參贊洪景舟右參贊辛先武禮曹判書申用溉等以京館囚倭分配時處置事議啓曰倭人分送事禮曹累次開論而今此囚倭等自死之語必是逼迫而致也今當更遣禮曹郎官開論曰恐汝性急或有自盡國家哀憐汝輩至今留置耳今不可以其言之恐嚇止其分送今若不送則亦非國體其橫逆如是則不得已擇定事知武班之人多率壯軍雖或一二倭傷害可以示威制之左贊成李孫右贊成金應箕別啓曰議囚倭分配時臣等以為不可分置僻郡今發自死之語若於捕送時傷我國人則於國家生存接待之義大有乖焉姑勿發遣移囚北平館待弼中上來後處置何如李孫又啓曰若分處僻郡幸有逃亡民間必至騷擾假托為盜者亦必有之須勿分配為當傳曰分配之意倭人已必知矣今不可移囚北平館以止其議也又不可遽遣武人以嚴威制之當遣禮曹判書開論然後若不順從盡去金刃捕捉分送且弼中之來已迫可速處置三公又啓曰彼倭

聽我言必有疑心而發此言也若真知我國分送之意則必不如是也  
禮曹遣郎官當開諭曰 殿下心存慈仁待汝以不死汝等豈不知禍福  
諭之如此橫逆猶是則不得已遣武士以威制之禮曹堂上不可遣諭傳  
曰倭人等前年被執時托以禮曹賜宴誘之今必疑阻雖開諭不肯聽  
信予之欲遣禮曹堂上開諭者蓋欲必回彼人等疑惑也今聞卿等  
所啓其令郎官將此意反覆開諭可也倭人等若執迷不聽則當以  
勇士威制可也三公以軍器副正蔣處仁嘗爲熊川縣監備諳倭奴  
之情狀且有計慮即書啓更諭不聽則遣處仁得以便宜捕出耳○  
壬戌申勅東西賑濟場救恤飢民○禮曹啓曰留館倭人分配事郎  
官連日開諭倭人等猶不解惑且有疑阻之色終不能以口舌回惑  
請以蔣處仁便宜以軍容威制分送 上可之○戶曹啓曰京畿監  
司陳請貧民田稅姑緩之待秋畢納雖如是必不蒙實惠矣各官田稅  
已收納者居半今雖停之已賫來于京吏必因緣爲奸且國用經費如  
內資內贍倚辦于此今不可停之傳曰知道○命旌朴寧門因令復戶  
褒獎寧平澤縣吏也事父盡孝養志之誠久而彌篤所行卓異觀察使  
採鄉論以啓禮曹請舉褒典有是命○癸亥承旨李自堅以蔣處仁



之言啓曰京館囚倭分配外方事使通事閑論則囚倭杜門不出皆欲  
有死放炮則倭人各持其劍斬二人頭投擲階下必欲生擒恐傷我人  
傳于政院曰囚倭橫逆如是將何以處之政院啓曰囚倭以罪論之其  
初當置刑戮以王者大度優容館待今者橫逆如是順從者分配不順  
者縛繫制之雖或自盡任其所為幸傷我國人物則射殺亦可從之既  
而倭十二人皆自刺而死○臺諫啓前事不見○宣慰使許碯馳啓曰  
本月初二日設宣慰宴國王使弼中言曰老僧初泊時不識國事至為  
疑慮今乃獲蒙天恩不勝感喜臣答曰爾言果然對馬島世受廩賜  
衣食生活無非我國之恩一朝無故叛亂乘我不虞殺戮將卒罪不容  
誅日本與對馬島相去懸遠初不與知故許令接待耳弼中曰此事國  
王不得聞知安骨浦戰敗後因島主之告始得知之甚驚愕即令大內  
殿禁戢賊兵仍誚責島主甚慚報未能自達于朝鮮諸山寺僧亦  
皆聞之墮淚曰倭人以蒙朝鮮厚恩何故作亂乎國王謂予曰汝須速  
往具陳此由仍請復修舊好故老僧出來願還朝善議處置臣答曰國  
家之事非我所知然島倭罪惡貫盈義當致討修復舊好之請必不聽  
納後勿更言島主若曰不知何以再犯安骨浦乎今爾等伴從中若有

對馬島及三浦居倭則國家當罪之弼中曰予亦何顏率來島主以安  
骨浦作賊事予亦不知其倭等懼罪逃散云今若不許舊約年年來請  
期於成事雖許令復居三浦當易以他倭矣且老僧出來時國王欲遣聘  
中國船三船待風恐或遇風漂泊濟州枉被捕殺願速啓達初五日留  
浦宴時弼中亦言三浦居倭之罪誠為不小然願大國包容撫恤其言  
甚懇是必島主三浦居倭等請於本國委遣弼中欲還舊居去辛酉年  
弼中出來之時倨慢無禮不受饋餉至以兵禍恐嚇今則恭順卑伏如  
卜物稱量費程日時一從臣言矣○甲子 御朝講掌令徐厚正言金  
公望等將前事反覆論啓不允領事柳順汀曰昭格署設立雖以左道  
而浮費存之無益革之為當 上曰近日汰冗官時可汰者已令革之  
昭格署則載在大典 祖宗舊章不可輕革左右皆請革昭格署亦不  
納○御夕講講宋鑑至帝詣曲阜謁孔子說經柳墩曰真宗之尊尚先  
聖雖如此然學術不明故崇奉天書虛誕之事至使道觀遍天下我國  
昭格署亦祀天神至為虛誕如忌晨齋等事亦為誕妄人君當血氣方  
剛時則不為異端所惑矣志氣少衰則其不崇奉者鮮矣須體念此語  
速革昭格署為當 上不答○臺諫啓前事又啓洪景舟以昌城定屬

內資寺奴金有才自占為功臣故請推景舟及掌隸院該官憲府啓昌原  
府使李龜珍不合治民請適沈義犯私罪作散不可為東班主簿趙俊  
出身未久不可濫陞僉正諫院啓漢城府判官李穀前被懶慢之駁不  
合訟官金忠長前月除東部主簿驟為義盈庫令且人物不合為一司  
之長請適答曰洪景舟金忠長事俟考啓後言之餘皆不允○勅有司  
作弭盜禁火節目○下檢毛浦萬戶李禹卿于禁府以罪干賊汚也○  
乙丑 御朝講執義韓效元獻納李彥浩仍啓前事皆不允○丙寅  
御朝講持平金希壽正言孔瑞麟將前事反覆啓之不允侍講官具之  
慎曰昭格署虛誕之事近日 殿下講宋鑑必知矣真宗信惑天書竟使  
道觀遍天下國內虛竭是乃王欽若附會丁謂唱而成之 殿下已鑑此  
事矣朝廷臺諫皆曰可革今欲省費則左道而浮費者先可革也知事  
金應箕曰昭格署非但左道而已於祀典亦不合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山川我國之祀天非禮也昭格署上壇祀老子中壇祀星辰下壇祀閻  
羅至於祝文道派高唱 御諱其褻慢甚矣革之為當特進官孫澍曰  
欺天之事莫甚於昭格署正道衰微而有此左道無益於國如此之時  
痛革因循之事則增 聖德而光史策矣若吾事是則不必祈禱然後

獲福也 上曰昭格署設立已久不可遽革瑞麟曰如知其非也則不  
可以 祖宗舊章而不革也○流陸閑于東萊以土豪奪民財產也○  
丁卯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命禮曹自殺倭人備棺擲埋葬○  
御書講○御夕講講宋鑑侍讀官金硯曰李迪之言曰蝗飛翳空誦數  
內藏庫以補國用者甚善可以為後世法但惜其真宗只悅而不用耳  
以今觀之內需司長利子母取息之法深有害於小民內需司長利各  
官無處無之分給時則雖有不願者抑勒分給還納時則典盡家財倍  
獲攘奪連年凶荒之餘民又以此益困矣今當 聖明之時快然革去  
則豈非盛事 上不答○以安瑋為禮曹參判尹仁鏡為司諫院正言  
○戊辰臺諫啓昭格署趙賢範趙俊洪景舟李穀事又啓禮曹正郎金  
湜前為築城從事官其奴多受縣布於軍卒當被不能檢下之罪請迺  
其職並不允○己巳傳于政院曰弼中上來若問自盡倭人去處則將  
何以答之其收議以啓柳詢鄭肩壽朴安性閔孝曾尹金孫議弼中等  
受日本國大內殿書契而來非居對馬島者也對馬島使倭存沒彼不  
當問不當問而有問則通事雖以不知答之可也若固問之則當以實  
言之使倭自盡於我無曲不足為慮柳順汀議類此金壽童議弼中專

爲請和而來尤當待之以信彼倭輩自盡之事今雖權辭後必聞知若  
弼中有問以實答之曰彼輩皆言不察叛亂之謀故留置於館供給衣  
食待之如常朝廷聞日本使臣之來以客館爲彼輩久接致毀汚將  
欲修葺移置彼輩於他所彼以罪惡之大疑懼之深及聞移置之言益  
懷自惑皆自刎以死朝廷矜之葬祭有加國恩甚重矣弼中若有疑更  
語之曰誅有罪國之常典彼叛亂之黨誅之夫豈不可乎而必托言自  
盡以給使臣乎萬無此理以此說之何如且死倭輩於病死倭例略加  
厚葬雖弼中遣人審驗或他日子孫來見亦將無憾皆知國恩而當信  
其自盡矣李季男李孫金應箕辛允武朴說安潤德李自健金對議類  
此成希顏議弼中之來專爲請和議不定忽聞而羅多羅等在館自  
盡則其於納款歸附之路或有疑礙若問去處姑以邈在他方對之似  
無妨申用漑議類此鄭光弼議對馬島倭及三浦居倭一心叛亂其謀  
亂必久已前來使者亦萬無不知之理當叛亂之初朝廷雖殺之不謂  
無辭及其奔敗又犯安骨浦則又其後來者邊將亦臨時捕斬未爲不  
可自古待夷兼用權變弼中之來初以是語之甚當但既露生存留館  
之意則當語之以實實無他語李世仁趙舜李沆安處誠金安老金碗

擢撥金瑛孔瑞麟黃汝獻柳墩蔡忱等議倭人等孤恩叛亂按法致罪  
不爲無辭特以國家包容之量寬貸全活館待踰年不意自盡非國家  
有負於此弼中之問直以實對事體爲當彼雖不信自盡之語馬島無  
故首亂自知其罪必不驚恠今若權辭以答其實終難掩覆無係輕重  
而徒爲失信莫若直說以爲便 上用壽童等議○庚午檢詳具之慎  
以三公意啓曰昌原府使金協不識弓馬雖優於治民禦敵則必不能  
措置如直提學趙舜居昌縣監文繼昌有武才知邊事足堪此任請逆  
金協慶尚右道節度使李養以觀病母受由來京其母病勢彌留非可  
計日待差水管要害之處不可一日無將也請改差傳曰文繼昌之爲  
人未可知也趙舜則經筵官也以經筵官補外有內輕外重之弊有武  
才文臣可任昌原者令吏兵曹更議啓李養母病向差其趣令還任○  
宣慰使許碇來啓曰弼中上采時他無所言及到樂生驛臣與之對食  
弼中曰子歸朝廷使我遂所望蓋指和親也觀其辭色專爲和親而來  
但前來倭人等事略不掛口似若不知對馬島事也且節度使柳聃年  
謂臣曰寧海居軍官朴有範云江原道武陵島與此相望夜有火光疑  
是倭船隱接或我國逋亡人潛寓云臣之所聞如是故敢啓○日本國

王使臣弼中西堂等十六人來京○下諭于江原道觀察使令審驗  
武陵島以啓○臺諫論前事不允○命旌良女伐等伊之門以見其  
夫爲虎所攬忘身救活節義特異也○辛未該曹以有武才文臣李自華  
申公濟李苞具之慎等書啓傳于政院曰其問于三公以啓三公回啓曰今此  
四人雖皆當李自華李苞具之慎皆有老親申公濟則有相避矣趙舜  
雖曰經筵官能於弓馬又知邊事文繼昌雖職早然亦能於弓馬又於征  
倭時功重故前已啓之須擇文臣中有武才將略者差遣甚當傳曰  
其勿拘堂上及內地守令廣選注擬○臺諫啓前事不允○癸酉臺  
諫啓前事 命適許遲餘不允○以金世弼爲禮曹叅議李陌爲掌  
隸院判決事文繼昌爲昌原府使○甲戌 命適慶尙右道水使  
李養職以其母病重也○傳于政院曰今見耕織圖只載圖書詩文  
不便於披閱以此作屏風三件以進常欲觀覽也○臺諫啓前事又  
啓文繼昌非但越次其為人難易不正三公雖薦吏曹擬之過矣請  
速改正推吏曹工曹佐郎姜台壽雖以龜孫繼後得赴科舉其生父  
則乃賊吏鶴孫也不可爲六曹郎官請改正史臣曰時吏曹郎官僉  
議抄弘文錄諸郎皆以姜台壽爲可合經筵官台壽以其叔父龜

孫繼後故許赴科舉其父鶴孫司評時洗濯官奴婢錄案為自已  
奴婢事覺錄賊案付處靈光多行不義人皆疾之台壽又多能交結  
名士日以宴飲為事故吏郎欲抄弘文錄正郎崔命昌性剛直不顧前  
後獨曰賊吏親子雖六曹漢城府等職法不當為况於經筵官乎  
如此則安有立法之意乎諸郎默然○憲府啓禮曹正郎李誠彥  
前在刑曹知公事首尾請仍任刑曹諫院啓吳潔出身不正不可  
為兵曹佐郎請改正並不允○乙亥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並不  
允○御書講○御書講○丙子 御朝講臺諫將前事反覆啓之  
左右爭論昭格署可革並不納○丁丑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並不  
允○戊寅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知事金應箕曰成均館儒生  
國家給田別養又令四學儒生每朔每旬製述科次入格者直赴生  
負進士覆試成均館寄齋亦如是其勸獎至矣生負進士製述獨  
無勸獎之事依幼學之例通計一年製述優等者直赴文科覆試如  
何 上曰廣議處之○御書講○御書講宋鑑真宗記侍讀官金碗  
曰真宗非明斷之主也王欽若以天書虛誕之事愚弄其君如嬰兒雖  
有王旦之賢相受美珠之賜終不陳虛誕之實又有寇準之賁學術



不明曾無一語陳其虛妄又從而助成之是故人君擇相不可不慎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十三

中宗皇帝... 卷之十三

不即會無一語刺其虛妄又於兩側... 不即會無一語刺其虛妄又於兩側... 不即會無一語刺其虛妄又於兩側...